H. H. MU
CHINESE LIBRARY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五

歸安茅坤順甫著

書

與劉沂東憲使書

言別以來十五年于玆曩所共公促膝而談斷盃而呼者猶耿虹霓龔發焉而照環珮者也今且摧抑剝落神目以稿而髯日以抽白譬之江上月寒之菱戴雪之枝淵明所謂欲盡者而已耳沂東公其似之乎抑獨有頎然故吾者乎同進者三百人而同心無幾僕所以倚苕而吟登舟而嘯未嘗不

從南來之鴈而夢且思於溫陵之墟者前讀邸報知我公猶有郤氏鬭雞之釁僕獵襟起爲綮欬者又之老氏不云乎攘無臂仍無敵君子於盛氣之之士則俛首以下於險詖之夫則坦然若夷此則吾黨所以歷蜀道之難而翛然林壑而胡爲乎霜露之霑衣也已而訊閩來學士大夫直我公而右袒者什之九僕稍稍放心耳劉少郭過草堂又獲聞起居甚慰甚慰茲特爲書附候文刻十一卷附
上求教

諭吳顧兩生考遺才書

今之高才生往往督學使者輒擯而遺之非盡有司之罪也大較由諸生所爲文於精神之所措注類多緩散疎漏不能中竅於文藻之所傾吐類多龎雜繁蕪不能秀逸以故幸而及其有司之瞪目而視則骨理猶在故得並爲甄錄稍及其厭倦時則擲而去之矣故古之論善射者必首養由基以其射楊葉於百步之外而百發百中也二君其養由基之射乎抑亦世之所稱穿札洞胸者而已乎苟諸生之爲文不特自挾其穿札洞胸者之技與能而必求養由基者之至須於精神之措注處譬

則引江淮之水而灌之百川之間大者劃城邑縈河山細者導蟻穴疏畫竇於文藻之所傾吐譬則懸明月於牛斗之墟而下照四方也方其吹金波洗玉繩濯浮埃輸灝氣蟾蜍之所不能食河漢之所不能挹關山之所不能斷雲煙之所不能翳閭姬戍婦之所倚而凄然以吟胡笳虜騎之所憑而悄然以悲遷臣騷客之所宴眺登臨而翩然以賦則靡不善矣且有司者之校遺才也大略必掇題之最難者以困辱諸生非極長者一二百言瓜蔓葛引之題即單文斷簡而枯且急者之題於是時

請二君凝神而思當其瓜蔓葛引處便須如提太阿而截犀兕剸虎豹姝有獨得刪繁就簡洞中神理之解當其單文斷簡處便須於絕處逢生死中求活如入山者之轉窮谷而劃然天開如鑿井者之及虎跑而盎然仰出又若將探之不窮引之不竭此則古人所稱舞大娘之劒觀廣陵之濤而低昂舞袖素車白馬相爲俯仰於吾之心目之間而無不如意者也不審二君以爲然否憐二君才而不偶今且當背城一戰故披暑早起輒爲灑墨而書者如此聊以助二君異日提瘡痍之卒躍殿後

之馬奮戈賈勇摧强摺伏於以收後功焉不盡不盡

與胡錦衣書

先司馬公戰陣汗馬之勞於吾吳越十五州郡間所當朝夕烽燧貽之枕席譬之决江漢之水而東注之數千里間無不家汲而戶飲者當是時

先帝倚司馬公爲大江以南一長塹也豈謂娼嫉中起謗書隨至以馬援銅柱之標而禍叢於薏苡以武穆河朔之定而身死於囹圄此縉紳大夫之所以按功令而流涕山谷父老田里婦女之所以

耕不忘耒織不忘杼於今纍歔而太息也嗟乎曩之所從　朝廷宮掖之間乘瑕蹈釁而甘心攘袂者非死牖下即擯朝請矣以予觀之當時雖屬快意而異日國史之書稗官之錄所以貽訕於沒世以發仁人志士之痛且憤者能掩乎哉雖然頃者執政高公採諫臣之請而復之故官中丞謝公採地方之議而毆之特祠其所以慰先司馬公九原之靈者亦千百之什一矣而惜也贈謚未下祿廕未加吾輩徒悵抱束髮之知卒困之垂翅之年而不能如劉向之訟功於漢庭者蓋耿耿也近謁先

司馬祠賦詩四首亦賈生之過湘水而投書以吊者已繕寫附上伏惟垂覽聞兄過西湖僕所願假之翼而南見者顧適病足姑就瘍醫數日當卽拿舟過焉勿罪勿罪

寄汪南明少司馬書

僕無似間嘗竊讀古六藝百家者之遺言頗切嚮往願附世之作者考見其至也顧仕路不偶垂翅來歸譬之鳴垤之蛙吟草之螿一丘一壑之響而已間過故總督胡公幕府覽睹公所著贈文輒呼曰兹固流商刻羽之音也非世所雄草竊影附而

已者然恨不及多讀也一二年來學士大夫間出公所刻墨副携示稍稍醉心而解頤焉又稍稍窺公所繩墨古人者之似盛爲鼓鑄斧斤而獨求其至此於其間譬之揚雄之書世或多所好而恐亦非侯芭之所能知而指言之者且雄如昌黎猶戞戞乎塵言之難去而公則獨提干將莫耶之劒剸犀兕而截鴻鵠世之臭腐並一朝而劖割搯抉之矣嗟乎嗟乎公非今之赤幟於以滅秦麼項而百戰咸陽成臯之間者乎僕願左袒而過公帷焉顧未有路也適胡錦衣過西湖敢仍歸鴻薄效奏記

外家刻十一卷附上求教

與凌太學書

兄刻史記評林書而猥以序文托僕僕老矣及讀兄所示凡例諸條僕多未諳間欲共兄面訂本末而後屬草已而思兄業有成書矣雖欲請之恐屬無及故遂揣摩兄之蒐羅百家與其鐫記者之勤稍稍詳次之謹令繕寫呈上不知能副兄所望否太史公之文漢西京以來絕調也僕嘗妄謂千餘年間世之學士大夫知好之而未必能言之即醇如劉向博如班固奇如韓愈逸如歐陽修遒宕如

蘇氏兄弟似登其堂而闖其室矣然亦才指各有所近不可不謂之異曲而同工而要其不相授受處則猶然在也嗟乎嗟乎兄今强僕序之竊欲起太史公於九原與之商爲擘畫措注而後點綴焉而恨無路其所欲爲兄吐露什一然已譬之啞兒喫苦瓜口欲言之而又有終不相及者已嗟乎嗟乎兄得無以我爲癡人說夢夢時若了了而夢醒後又黯然寬銷卒無一言相指畫者乎不盡不盡

與袁太冲書

太冲以忤當世坐罪奪官歸客或傳太冲不樂見

賓客往往匿身煙霧間嗟乎嗟乎太冲其古之逃虛者乎抑亦世之所不忍組紼之棄而簪紱之遺者乎如前所云則必莊生之傲漆園而不受楚王之聘於其初可也如後所云則又區區於破甑之顧而浮漚之滅者而量太冲又不欲以之困約其身為也然則丹丘綠水之間吾獨不可以掃巖而臥枕谿而釣也乎閩中游君以舊從事過齋中特為濡毫而書寄貽左右倘太冲不以僕所言為嗤抱琴而過湖焉僕願從太冲側耳而聽白雪之曲也

與郁秀才書

承兄屬僕表先君子之墓愧乎非閒於文者不足以副仁人孝子之思及手王廷尉與陸京兆公所爲誌與狀叅而互之兩公之言或人人殊甚者自相抵牾始以爲謹厚而中或以爲節俠始以爲稍稍事節縮而家用饒富而其後也又或以爲散子母錢不收而家且衰落大都近代以來縉紳先生好摹畫史記漢書爲文章而於公卿士庶誌銘傳記特借史漢之膚髮以爲工而於斯人之神理或杳焉而未之及此僕所以面其兄云云而不敢妄

爲之屬筆點綴於其間也夜聞兄所云歸輒勒草
如別紙據愚見業已删其複者雜出者并遺其繁
蕪而無所事者於先君子平生本末或稍稍櫛絲
入杼得其什五竊恐兄又不免謗陋之厭且疑其
非史非漢而或以爲罪也如何如何僕嘗覽中峯
禪師所爲對鏡而像而自爲贊二百年來猶令人
神思飛越若睹如來者僕拊掌大笑曰世之學士
作誌傳恐亦須如是始得其解也不審兄謂然否

復王暘谷乞文書

僕以病客臥苕上久矣忽獲公手札并詩刻及品

茶記與種種惠遺譬則相如之渴而飲之以金莖
之露者感刻感刻讀陽湖紀畧曩所從公席上觴
畫山川之概已稍稍襟帶聞特其圖聞使者已授
家奴猶未及覽也夫古之善記山川莫如柳子厚
子厚材固雋然亦以朝夕鈷鉧愚溪間故得以恣
其盤谿邃谷飛泉峭壁之好而肆焉以爲文苟不
得於其遊則必及於其圖庶幾恍然神遊也不然
則未免犯古人所稱不得乎其心而爲言不得乎
其言而爲文者之戒恐終屬恍惚不能刻畫也雖
然公之向平之度則翩翩乎古之人矣僕不能文

姑遲東歸爲公記之秋深木落當囊稿以獻也不盡不盡

與翁司馬書

頃於檇李道中偶逢麟陽宗伯官舟稍及口晝嚮所聞者於今杳無音耗特括蒼永嘉一帶道路之人猶稍稍訛言耳然聞 中朝別以建言者榜募膂力敢鬬及知兵畧之士雖未必得否抑足以少戢姦雄者之心而默褫其魄使有司能借此從中網羅且推心腹以待之亦一奇也如何如何

與胡叅軍書

先司馬公沒且十餘年於今猶附殯宮中外百執事猶不及請　聖天子如古者所築祁連山及給秘園之器以葬此　國家缺典也吳越間數十州郡無不人人抱痛持悲絫欷太息而不能已者而況我輩一二肺腑之交乎頃者戶部所下覆勘軍興云云浙中諸使君頗汹汹動搖令弟錦衣過亦危且懼矣已而幸及中寖盖亦以監使者朱白野公故知先司馬公曩爲御史時會先司馬公逮繫業草疏論捄已而聞　世宗詔釋不果上而其所爲先司馬公切劉向陳湯之訟者耿耿也僕

以此稍及從中關說之又繼以大義折之而此君遂及釋然他如杭州守吳韞菴公所中持處亦多韞菴公殆長者其仕浙中已久習聞諸將士吏民者家尸而尸祝之口故不忍以拂公議耳非特州里之共而已也近擢溫處兵備僕贈文亦以此壯之敢并錄覽且以見我輩所持天下之公而不忍沒其善耳嗟乎僕衰颯甚矣恐不能久人世所願

聖天子早採臣下之疏禮葬先司馬公而僕得抱文一哭於其墓以雪百年之痛此則沒且不憾者於今未及也如何如何

與宣府中丞張崌崍公書

言別已久夢思毋忘且以公之才與望按節東南者幾十年于茲矣而數坐事他徙倏躓倏起俄而河朔俄而上谷天豈與公萬里騕褭材顧欲使之越國過都遍封疆歷險塞邪然而　天子盛明虜因內款幕府遠近之郊胡馬且不敢南向而牧矣公秉鉞過之得無如羊開府所謂輕裘緩帶其間者乎抑亦有橫槊賦詩如樂府所載出塞入塞諸曲於以思猛士而拂鐵衣者乎故人不可見而故人之襟期英爽大略從白鴈三秋時時流目也

僕年且隣七十鬢之雪而肘之枯者久矣縉帶之思已屬隔世郎如公旦夕內召當在肘腋政府僕竊欲載望顏色瞻節旄大都不可復矣玆因見姪輩從吏大同近且攜家過之道出幕府敢爲書以獻稍通丘壑閒尺寸之私云耳不盡

與許敬菴吏部書

董懋德囘知公福祉且聲問奕然甚爲欣慰然而以公之賢與才又屬科第二十年矣嚮嘗贈公詩云同舍半開提督府故人已挂少師章蓋歎國家用人不免如昔人所稱積薪之驗而公之譽望所

嚮何以不聞當塗者亟爲推轂也豈楊子雲頽然
聲利之外故中朝之士從而厭之邪太息太息今
年湖中舉進士數獨倍往時南宋而還似屬僅見
也公於同鄉號稱祭酒幸時時夾成之董甥及表
弟錢繼修知公舊屬世講一切刮磨更望加意聞
繼修年雖少其卓然特立處綽有迺翁家風茲固
同志中翹楚也

與沈少林殿撰書

僕聞未同而言古人所戒况衰朽之年譬之秋林
之萎蘙矣豈敢强顏冐譏輕爲尺牘於賢豪長者

之側所侍者先公令獲鹿時僕以左遷洺州過焉辱先公食我於覊旅康我於卽次賜之以綰帶之交者舊矣已而先公入御史臺按節閩楚之間而僕亦隨還舊京南之粤北之河魏宦遊之轍杳然不相及而其兩相襟期而願以古之道共爲砥礪者固耿耿也不審公過庭時抑嘗聞其氏名否乎

項者　天子擢公賢良之對以文章領袖海內僕私爲吾道喜然猶未之悉也客過山中者又稍稍口公慷慨倜儻不獨區區文章之雋已也間籍累朝以來首大廷者枚指而畫之大較公之器識

澹泊似張公子韶凝峻似王公龜齡而以古之道
抗顔執政則又與本　朝羅一峯或不相遠他所
急故知輕千金聞鼓鼙之聲烽燧之色而介馬疾
馳則又似古之布衣節俠殆世之異人也嘗聞太
史公傳晏嬰於異代猶願爲之執鞭而況僕附公
同時而奮且州里之近齒相錯間又獲從遊先大
夫之後而敢或自外乎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黃鵠摶九皐而遺之以音則鶬鶊鳩鵝之在樊也
猶爲延頸奮翼而側耳以和且鳴幽蘭杜若之在
湘江而挹之以輕颸也雖蓬藋蕪蘼亦不覺相爲

驪靄而紛郁者固情也濮武康又稱公於青囊最深喜覽佳山水近且欲過湖中焉僕當邀山靈以俟

與胡舉人朴菴書

僕少時頗以舉子業自喜而世之學士大夫抑或以僕當竊一高第也已而鄉會試諸有司抑嘗首擬並不果此固數之偶不偶介乎其間而僕抑自恨於科場中殊自有失着也近年來舉業已多務新奇每一放榜一番炫眼抑不知舉子業故起於王荊公所厭詩賦取士而特設經義以求天下之

士蓋即漢人明經遺意也而世之士旣競以新奇相高於經術遂疎而不講鹵莽闊略而怪且幻矣近於兒曹輩得執事所中鄉試卷讀之中間文調雖不免與世之務新奇者相矜而於題中肯綮則大都已入宋儒箇中髓處矣惟其新奇從經術中洞闢竅檞骨理譬則孫吳之論兵本之正以出入變化百戰百勝無不如意未有不以詘天下之敵者幸兄慎自愛古人以未同而言爲戒然僕夢思不忘左右故不覺潦倒至此皇恐皇恐

與沈鐵山書

承借商子及曾子固隆平集二冊謹以返上商子更法等篇太史公已載之史記其他篇什恐非盡出商鞅者以其議論龐雜非盡商子本旨也曾子固所紀豈亦有志於纂當代之史而爲之者然其紀聖緒以下或及官名行幸而不及括太祖太宗所罷藩鎮及建州軍草創之略其紀宰臣參知樞密使或及其簿書毛瑣而不及其出入將相之大又如夷狄及他僞國等篇亦多草草其所當契丹歲幣與西夏或臣或梗本末此皆所闕宋朝利害之大者中多遺漏豈子固特零星綿蕞稗官野史

而爲之者而未及成書邪況書多訛字不可讀不知江南諸文獻家倘有故本可得參訂而別刻之否亦後之寘修宋史者之助也不盡不盡

與翁司馬書

姪夔還得公報書并聞公開帷而見攜之刻骨刻骨秋以來星象示異遠近訛言已而聞公卿以下多易置者客或傳公且代張元洲公爲太宰僕於病榻舉手加額曰此宗社之慶也已而不果又數日客傳公改南司馬僕又舉手加額曰雖未及領太宰而南司馬故參機務　文廟來故所稱留

守者　武宗末年國家多故執政諸公特疏喬
白巖爲南司馬已而寧藩外叛　車駕南廵諸權
璫扈將殆鼎沸矣而卒賴以無恐公之茲擢
聖天子及一二執政大都在此願爲努力僕按天
文占近日星異恐屬可憂者况南州逺近厚爲訛
言私相煽動頃復有客從永嘉來且傳冬十一月
江之鯉躍而雲飛者三其大如巨艦長可數十丈
從空中揚鬐掉尾行數十里而後下海也又一日
有傳海馬入城市者已而郡太守令獵者捕之及
成入於監兵使則又類羊也海上人並未之習覩

者或謂孔子入楚嘗識商羊爲水災豈其似之禨
祥者君子所不道然大略並陰象也太史公嘗書
河魚大上魚鱗甲之屬也故爲兵兆　聖天子
在上賢公卿翊戴日月之際知　國家萬萬無恙
然公爲重臣幸博習材賢按古今覽名實不特南
都根本之地而已卽如徐邳江淮吳越閩楚之間
一切阨塞虛實文武吏上恐當一一料理以備不
虞僕茲言非特杞人之憂已也公方藉中外之望
於故人知已不得不僭及焉皇竦不盡

與王沂川舉人書

僕少附我公文章道誼之交其所相與砥礪行業上下古今者不特世之區區宴遊盃酒而已也已而僕起家宦遊多坎壈不偶昌黎不云乎動而得譽謗亦隨之况故所忤執政者方席天下名利之權以快恩讐不特擊之仕路幷及其巖壑之間而媒孽之彈射之又從而網罟之僕故不免僇辱幽囚今且白首終焉已矣而我公之才譬之干將鏌鋣其所薄日月干斗牛而耿虹霓者何如也世之有司操尺寸之繩墨以格異材遂使海內名流如我公者於今猶垂翅而不進公亦輒自悲歌慷慨

發憤於古六藝之遺其所上採孔孟下述風騷以來百家之旨鼓鑄而折衷之一切著述或及讀或未及讀大較足以要之不朽矣然則天之所以豐公之材而遲公之遇得無在此乎嘗覽古之奇崛之士荀卿韓非以下其所不偶於時而著書以自表於後世者何可勝道也然則僕之罪廢之餘於公又降等矣何者進不能爲國家建萬里勳退復不能附公輩如所謂秋蟲者爲一丘一壑之吟以自遺於身後甚矣其可悲也已近見公所爲序縉紳先生之刻幷其相與往復書僕竊奇公之氣異

公之言竊願拿舟海上從公遊且得探公東望扶桑北眺碣石者之深不知其肯許我否也

與翁司馬書

頃入西湖飲元洲太宰園亭相與口晝公所以廗中外之望者不勝爲國家慶俄而傳邸報者過迺知公且坐詆頼　天子聖明已及留用矣然不知詆者之口何指也又不勝爲世道錯愕絫欷不自巳間按古今傳記所載臺諫故事大較盛明之世納忠乘輿汚濁之運疾攻權倖而兩相半則附君子考多攻小人黨小人者則毀君子然君子而

被毀則必其材智繫天下之望而所自視身者或疎唐之姚公崇宋之寇公準是也其勳業荷天下之重而所處名位者或極唐之裴公度宋之文公彥博是也不然或好著文章多所譏切則不免忌口如歐陽公修或起軍旅多所誅戮則反殺機如近代王公守仁迺若我公之視身若晝錐而引繩也其名位雖列尚書猶散地也間發爲文章所不欲自口者而軍旅之柄又未之及然則以公譽望竊謂海內縉紳學士無問識不識當共爲延頸舉手以亟其柄用者而彼區區者詆口胡爲乎來哉

僕雖罷廢其於世之賢人正士之得志與否未嘗不共欣戚而於我公今日云云則又多所刺心不能不爲疾首蹙額於其間而竊願聞於左右也故敢以書問

與王敬所少司寇書

僕不量少好著文章及繇吏部左遷稍益發憤閒陳古六藝及莊荀鼂賈百家之言而伏讀之妄謂文以載道道也者庖犧氏以來不易之旨也孔孟没而聖學微於是六藝之旨散逸不傳漢興懲秦招亡經求學士雖不敢望聖學秦之所燔始稍稍

出共爲因言析義考究異同故西京之文號爲爾雅而魏晉以還惟唐韓昌黎愈柳柳州宗元宋歐陽學士修及蘇氏父子兄弟曾鞏王安石輩之八君子者賦材不同然要之並按古六藝及西京以來之遺響而揣摩之者其在孔門不敢當游夏列而大略因文見道就中擘理蓋嘗就世之所稱正統者論之六經者譬則唐虞三王也西京而下韓昌黎輩譬則由漢而唐而宋間及西蜀東晉是也世固有盛衰文亦有高下然於國之正統或爲偏安或爲播遷語所謂寖微寖昌不絶如帶是也其

他雖富如崔蔡藻如顏謝譬則草莽之裂土而王
是已況於近代聞人學士乎哉僕閒嘗手評次之
爲八大家如別冊妄臆鄙度已載總序及諸引中
不審公謂然否僕嚮嘗共公論　本朝之文如王
文成公論學諸書程朱所欲爲而不能者諫佛辭
爵江西田州諸疏漢唐以來未之睹也公獨點頭
而海內學士大夫之好文而雄者聞予言頗共非
笑以爲無當于故於八大家凡例末稍爲及之而
姪桂讀其書頗篤好而欲梓而傳之欲借公一言
冠之首以爲重於世公倘無拒非獨八君子者大

振斯世于謭陋或得併附以見而斯文之未墜於
地亦可獵襟而卜也巳

與舒憲使書

僕罪廢巳久譬之秋林之萎蒻矣而公下車來頗
憐舊嘗待罪南粤抑或間效尺寸於其土而曩之
奪官或非其罪也數於伏櫪之駟而顧眄滎欷焉
僕之感公知巳之誼多矣今公擢爲河南按察使
以行河南者僕舊所宦遊處也而公持節過焉以
知巳而歷所舊遊之地其間感慨蕭瑟情思特多
頃者歲十一月以來冰雪異常商丏野殍甚且鳥

獸花卉竹木下及遊魚蟄蟲之屬並爲凍冽摧折而死者湖之北有具區爲震澤方五百里郡邑長老未嘗有及見其氷合者今且危檣巨艦所嚮氷涸薪火阻絕中流躡氷而重負者殆數千人焉遠近驚駭僕竊謂五湖之間故不與淮北同何其陰凝亦至於此及近讀邸報大略不獨乎五湖而內自輦轂外而邊徼蹈河踰泗以南其所困於氷雪之非常者不可勝數矣僕嘗讀洪範之書曰急則恒寒竊疑今 國家中外之所嚮風而州郡之所習行者得無共傷於急已乎不然天人之際自古

記之何其故所聞與今所睹駭愕舛盭遼至於此
而河南者中州也古所稱天下之樞也公今乘軺
方春過之倘憫中外之急特按古月令方春布政
故事與賢釋滯一切以宣鬯　主上德澤爲意
則中州之所行四海九州之所環視而輻輳者然
則使節所嚮天殆有隨之以暢惠風者巳僕竊欲
擬爲一文以贈公附之衣帶之間以申離别之思
而歲之除夕從茗還家輒觸寒而病旬日來晝夜
咳嗽喘息不接此所以於公之行也旣不及爲飲
餞道左并其所欲爲一言以贈者且不能焉古人

賦別黯然魂銷僕卧枕席間情竊遑遑也玆特强
爲濡毫具書如左嗟乎僕亦困於寒已伏惟垂憐
焉

與潯陽董宗伯書

公以九秋由西湖泛胥江南登釣臺而入雲巖之
深忽已中冬而氷雪矣其所泝煙波捫霞嶠攀芝
磴摩石幢俯仰嶇嶔吐吞日月古之所謂羽人不
死之庭公且遍歷之矣洪厓王喬者流公曾及逢
否僕願鼓枻而北將以扣公之深貌公鬚眉紫氣
之間而竊有請也顧方卜亡婦葬事匍匐入山而

公曩時所賦歌於黃庭內院而貽之冊者僕間睹
之大都唐之音響也茲遊也當必再倍之矣故特
先爲遣使解公之裝而縱觀公所爲遊仙招隱之
曲願無靳焉客有謝中台者少以高才生名於時
今且博習青囊而獨得其深貴同年陳方伯敬亭
公移書推之門下僕近與指畫山川往往於世之
所徇眉髮形似之間而超然於其性情骨理之深
者已故僕亦爲一言以從諛於長者之側然公再
遊雲巖以歸則其所及異人擘畫當必有兩相印
而無逆焉者不盡不盡

與朱職方書

執事之移官也僅及南北書相報者再而執事以名才而入省署其所掌内外封疆及諸將帥所提枹鼓而謹斥堠習戰鬬其相短長緩急處當必有爲

國家建石畫而貽訏謨者僕旣坐罪廢不得與聞執事所從晝省中視草銘柱之詳而所自以衰年與二三社友杖屨於泉石之深嘯歌於薜蘿之叢相與朝且夕者特煙雲麋磨焉耳而執事倘亦不之知也一在日月之際一在吳越之陬其不爲隔越非晝之所思則夜之所夢耳頃浙中戍兵

鼓譟事聞 朝廷問除其一二首亂者而安其反
側飽其餱糧似無甚難料理者特江以南年歲數
侵田野多困自保章告變以來訛言數起妖僧近
訌諸州若沸羹 國家承平世久草莽覬亂非
廟堂之上於小民疾苦破格拊循而所遣軍門一
切兵食盈縮翕張聽其便宜行事不從中制恐多
可憂此於 國計所係匪小而老夫所側身北望
者也執事官不過五品祿不踰百石然名動 中
朝材擅四海而機宜所發屬肺腑心膂之間其可
多讓乎哉先輩劉忠宣公大夏一生功業大較從

郎署間起竊恃知巳故敢盡言如此伏惟留意焉

復王敬所司寇書

春深覽郵報知兄丈坐搆去而僕之鞅悒欷歔者久之累旬月蹙額縮肩不自巳覓曹及他相知者並謂僕曩去官時猶不至若此嗟乎天生豪雋不羣之材當爲國家建卓犖不世之業僕少時猶不免沾沾自喜况忤執政者三彼所甘心盖有深於涉渤海而險於臨太行者僕方以奪官爲幸也故內自量其技之薄而外復安于數之奇以爲譬之瓠落云耳迺若兄丈僕毎共知巳屈指竊謂古所

稱海內無雙者頃勘邊一疏並今 國家石畫世所未必知而亦世所未必敢言者今忽廼爾豈即以此坐忌而蒙詬邪嗟乎我知之矣賈生所爲痛哭流涕及鼂錯所上兵事積粟及募民入塞諸書到今來猶震耀世之耳目然而絳灌絛侯以下卒不容之朝廷之上盖自古記之矣詩不云乎天寔爲之謂之何哉餘所欲言見副札

與吳崑麓國子助教書

言別來已十數載而僕之鬚既白齒亦搖且落非故吾矣而竊思崑麓曩年之氣譬則干將之薄雲

霄而犯牛斗者也其猶當時縉帶而促膝者之舊若將與晉雷令張華輩相爲吐鍔露穎已乎抑亦聽其土之汩而翳之蝕也乎以公之文不及舉進士出而服官復落魄多不偶海內無不爲公扼腕者然楚之荀卿止於蘭陵令漢之賈誼董仲舒止於相長沙相江都相膠東天之豐其才者未嘗不絀其爵與名位也公得無爽然自失乎而況聞諸公子翩翩漢庭且以收公未竟之志乎若僕則年已入衰而長兒積頊復沒公之下視故人所爲分痛而抱酸者何如也雖然僕抑棄如破甑不復顧

矣曰惟擁膝支頤聊爲閉戶自吟耳公其有以憐
而教之否

與甥董進士書

南宮捷音一至兩肘之間殊覺翼而飛也已而再
聞 大廷之對傳臚殿中亦可謂始進者之榮矣
雖然吾尤不能不厚望焉天之生材也甚難而君
子之以其材成且全之以副天之所望也甚不易
況筮仕之初譬則築室者之立址也故曰君子之
仕也莫重乎其始進當必內以審其志之所嚮與
其器之所安外以考之古人之所不逮與今人之

所不能猶之射者之懸鵠於百步之外而吾將持弓審固以求其命中者而其大端惟在於明學術擇師友審去就夫所謂學術無曰世之博聞疆記修膾詞章而已也須本之身心性情之間以求其安身立命之端次之練習古今之際以參之經世酬物之用其所讀書須先六經下及周程張朱語錄然後參之眞西山心政二經與宋名臣言行錄之類此則終身名業之案也夫所謂擇師友無曰世之縉帶而交斲盃爲歡而已也須於 中朝擇其海內人倫之厚望以爲之師於同輩中擇其抱

負非凡者以爲之友與朝夕講論又必降氣遜志其間斯則所聞者無非正言所見者無非善行世之一切傾邪險詖吾之耳目不以濡染其間諺所云蓬中之麻不扶而直是也夫所謂審去就此則尤所謂終身受用喫緊處也大畧自古以來世挾雋逸之才而盛赫奕之望者固多借推轂之譽然亦未嘗不叢側目者之忌其所推轂者未必能爲我建不拔之基而其所側目而忌往往或自貽以負俗之累矣漢之賈生魏之禰衡唐之王勃以下並坐此願吾甥於此須按古來傳記所載及我

國朝名賢鉅卿其人弱冠立朝者後來終身事業作何結局其人崛起一時者後來終身事業卒受跌蹉其人始雖蹇訥仕路稍屬遲徊已而負深望重並建名業其人始雖得志聲施當塗已而搆猜蒙詬卒毀生平此古之人所以寧爲璞中之玉以待世之刖足者之求盖有以也以上三言不勝區區在吾甥固自負長駕不馭之氣而在令祖暨令尊當亦自有過庭承帷之訓吾猶不能爲喋喋者第以骨肉之間苟有寸知不得不倒囊傾囷而吐露耳其言雖不文而其義亦或有攸當幸吾甥命

童子障之臥榻之側稍代古者盤盂戶牖几席刀劒之銘焉幸甚幸甚

與甥顧侍御書

甥巡倉以來嘉湖蘇松間一切輓漕而輸稅者無問軍與民頌之如挾纊然及讀條陳江南民瘼十二事宜言言中肯綮切名實悉利弊吾曩覽甥所著舉子業連翩熠燿竊謂有舅家風及獲疏稿顧自謂不及也所惜者諸州縣有司或未必一一調劑如甥指揮耳而今而後願甥悉心 國家典章及兩漢來到今名臣奏疏吾釋褐時第與三五同

志之士蚤夜鑱心於文章詩歌之末以相矜覆已而譽日以起謗亦隨之及出綰印綬爲縣吏雖所嚮抑嘗射一時之聲以馳驟於世要之淺心浮氣非古之湛深凝靜而致遠者之器於今猶自恨也甥之才譬之干將莫耶厚爲韜其光而斂其鍔慎勿輕以之截盤匜劃犀兕而割鴻鴈也董甥過亦煩出此與共商而教之如何如何

與董甥儀制書

年躋七十吾方愧學不聞道偷生於世耳故以懸弧之夕囊一劒一瓢以自逃於西湖煙波之深絕

賓客遠交朋而兒女輩一切稱觴上壽並不以及甥從日月之際顧貽我以書惠我以綺繒兼金之賜慙愧謝慙謝比來藉庇亦多康食第汝母從去秋來多病臥時起時躓令我怮怛而四月初六妹氏以産難亡矣又聞甥所生孫女亦以痧亡酸惻酸惻比來省中視草暇一切學問文章日進否傳曰仕而優則學大略古之豪雋之士須於學問中刮磨洗鍊令吾心於進退古今囊括宇宙時時有下手處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聖門所謂憤與樂兩者如環然慎勿悠悠虛過光陰也

與王敬所書

近攜最幼兒附仲兒之廬以居盖憐年逾七十謝一切賓客姻族蓬其首垢其面而托古之灌園叟以息機於其間耳日向午從臥榻起忽得兄所遣省廬者之使移書覽之驩然如揖雲將於其堂而與之語也且嘉且驚嚮所謂初聞兄罷官之報不勝感愴非爲故人區區升沉顯晦間也僕少頗自好願附古之勳名之士翺翔當世然旣以之自好亦以之好天下之士共爲同心戮力鑱志盛氣於其間者及僕忤世坐罪廢而竊睹兄擘畫古今指

揮得失其所洞中關肋剖晳事機於今海內無雙者而世〻不察卒以莾伏彈射者之言點汚而去之又從而錮之謂之何哉莊生所云龜之曳尾於泥者彼固一道也非僕與兄之旨也僕幾擬過兄所將邀兄共尋石梁之勝抱膝而吟掃巖而嘯及聞沃洲公之變僕且往哭於其家視其孤收其遺文於以東過海上也顧秋以來病荏苒至今而來書所諭西湖秋社之約令我兩肘頓翼而飛矣非僕尋兄兄卽尋僕也

與吳悟齋中丞及姜鳳阿祭酒書

言别來忽巳深秋近獲公從石門道中所寄書知公與鳳阿公同過華亭且轉西湖矣此則兩公者向平康樂之遊也僕豈敢後特見妾輩並臥疾牀榻間僕未能遽棄去相從然世之所矜西湖者大較特在煙波游冶歌舞綺麗城闕逶迤樓臺蔽虧他如孤山六橋漁梁荷舘之星羅而褆縮者耳然譬則臨池窺妝者之淺而巳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山愈深則泉愈冽而其谷愈幽薜荔女蘿之所叢鼪鼯猨狖之所宮琪花瑤草之所布懸崖塹壁之所經甚且鳥窩之禪羽化之客相與攀鶻栖捫虎

窟而魚且鉢於其間非特學士大夫之所不及遊抑且樵斧漁罾之所不能徧者兩公過焉知山靈必為掃雲翳排霧氛而待矣寧能裹糧而食肘瓢而飲借榻於壑絕者之廬或混緇流或擁黃冠或嘯泉石或狎麋麈為旬日匝月之遊否乎知兩公此行當及減騶從避姓名杳然長林之深而不知其所之者已兒妾輩稍謝藥餌僕將躡蹤附景而追隨之而人或不之知不能以吾告幸兩公所當巖賦而竹吟處核時日題識其旁俾僕獲抱巖而呼穿竹而尋僕不能即兩公兩公當或即僕僕雖

衰且老猶能爲兩公記玆遊以貽後之好事者也

與濤陽宗伯書

適有客攜繪畫屛障者過山齋其一則王公貴卿所擁曼姬者百二十人而水晶之簾珊瑚之几與夫彈絲揚吹之歡相爲掩映羅列於曲旃之間其一則牡丹芍藥五色熠燿文杏雕蘭紛錯若帶古所稱金谷者是已僕竊思惟翁之堂爲稱當其廣廈之上微風泛瑟其宜一也騷人墨子分曹賦詩其宜二也珠履貂裘更席洗盃其宜三也歌梁舞檻塵蜚若隔其宜四也客醉不散夜半霜華其宜

五也至於僕之如斗之室圖書雜遝所相與者緑
蘿之彩紫苔之色而已安所用之故謹爲引上兒
令孫膳部自天來歸晝錦如雲賓客前列公得無
賞而進之於以使我二三知己爲之縱飲狂歌呼
盧唱梟其間否乎

與劉畤泉司業書

秋間獲公手教且以覽鄉録而不及知兒曹之叨
第甚爲我悽惋而垂慰也然公旣以不列名而飲
鬱則其以列名而鼓掌也多矣感戢感戢公由侍
從過南雍已久旦夕當以學士召不然且領宮詹

白麻之拜行且次第而僕以七十老人內之旣不
能以其身容於　朝廷之上共公輩策勛明時戮
力當世外之又不能尋古之異人者流嚮山澤閒
稍從熊經鳥伸之訣以習長生所自好者區區詩
歌文章之什或與山氓野老奕棊緡釣相朝夕耳
公得無憐之乎近覽邸報　中朝耳目又行震盪
一番兹固　天子聖明與諸執事鳴伏攀檻之
功也然其閒指陳忠讜固多而洗蕩蒐薙抑過僕
嘗讀漢書公卿列傳至師丹翟方進朱博等又如
宋史所次熙寧元豐下及元祐之際君子小人相

爲出入升沉未嘗不廢書而太息也何則救鼎沸者抽薪爲上水擊次之不識公謂然否偶姪孫文炳過太學特具書問候稍綴通家子弟之末耳幸爲左驂焉

歌文章之什或與山澤野老奕棊緡釣相朝夕耳

公得無憐之乎近覽邸報　中朝耳目又行震盪

為左驗書　天子聖明與諸執事鳴仗搴檻之

俯過太學特具書問候稍緻通家兄弟萬一之末耳幸

者抽薪為土水擊分之不識公謂然否攜逢孫文

為出入升沉未嘗不藉書而求息也何則微兆渦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六

歸安茅坤順甫著

書

謝潁陽少宰書

僕譾劣無似所荷公道誼而骨肉之者二十餘年于茲曩者積見之没聞公泫然歆痛者久之其所爲書吊且慰者一字堪一淚令縉見獲以文章附弟子未席没且臨風而悲悼之者如彼則其存且叨第而攜持之者何如也

與甥顧儆韋侍御書

甥厓臺中所建十二事宜疏鑿鑿中名實按利害
聞蘇常以下並巳畫一施行至於田地一則之條
此殆吾湖中第一喫緊利弊處萬曆十年巳按行
矣近緣十餘勢人鉅室以吾甥左遷而遽爲變亂
黑白以淆之撫按諸臺之間甚矣可爲太息也然
聞撫按兩臺初猶中持專待郡縣之歸而爲參決
數日來聞郡縣閒爲勢人所刼外則猶爲好言以
謝百姓而內則密以勢人所授者揭而覆之兩臺
矣嗟乎嗟乎何吾湖民不幸之至此也請以數言
折之經曰底愼財賦咸則三壤蓋言按其土之上

中下而量爲賦之輕重法也湖之絲綿衣天下故稱爲沃野而湖之絲綿從地出故利爲最盛且湖之患在水而湖之圩田十年之內所被水而災者六七而湖之地並高阜故其患獨無此外猶有一曰地田則以地而開成田其高阜故與地等而無水患者也二曰蕩田則原係地額而介乎沼沚之間淤泥歲壅此其高阜亦與地田等而無水患者也大略地之所出每畝上者桑葉二千觔歲所入五六金次者千觔最下者歲所入亦不下一二金故上地之直每畝十金而上中者七金最下者猶

三四金圩田上者歲所入米二石以上中者歲所入米一石五斗下者僅數斗被水之年則無粒矣即如地田蕩田無論水與旱歲所入三石二石故其價亦與地相爲甲乙由此言之則地之賦例當從重而田之賦例當從輕三尺童子所不辯而知者只緣上產並爲勢人鉅室利其入豐而稅之約不恤厚貲買之此輩力能搖郡縣賄吏胥而下產則十年五七災者大略盡在小民既貧且弱無以聲之當路耳甥之去年此疏盖湖民所欲俎豆之者去年郡縣採公議而上之兩臺兩臺亦順下情

而行之布政司只縁建議者甥也而湖之勢人鉅室所私螫而怨之者亦甥也甥偶落職諸所不便者紛然若蝟毛而起以反之矣蘇州田則甚麗雜而太守王儀出而一之嘉輿亦然且德清亦一則而我歸烏獨窘抑至此聞執政巳洞晳安得偶儻之士而共議之也

謝馮太史書

僕無似獲從公西湖之上稍及聞公所品畫世之文章大略世之所競者譬則女之冶容而鉛華也羅綺也與夫明璫而翠爵也而公之所指則在朝

霞也芙蕖也與夫夌波而鳴珮也僕歸以語之兒
曹及帷中他弟子半解半不解然獨好之而數借
公所指以程督其間顧兒曹以下或有志而未之
逮焉頃者兒之試南宮也適公在事遽獲引之門
牆之末豈以其嚮所半及解者而輒收錄之邪嘗
聞宋元祐慶曆間士之以文章而進於天子之庭
者非楊劉不以與獨歐陽公出而天下之文章始
知復趨於古蜀布衣蘇洵老矣一日攜其二子軾
與轍以遊於京師歐陽公知貢舉既録其二子而
并及其父之文章之名遂以擅當時而傳後世然

則僕衰且耄矣罷官來已三十年于茲不及攜其子出遊矣而公之錄其子寵及其父得無老馬之伏櫪也且別爲噴珂跑地而悲鳴者乎杜甫有云毋依北斗望京華僕於林壑所願隨明月而從公金馬承明之間相爲翺翔朝夕者殆什伯千萬也

與鍾文麓大尹書

傳曰上失其道民散也久矣僕附公縉帶之日淺知公不能深獨覽睹公舉子業非世所習勦贋粉黛而已者僕每嚮仲文謂公異日必以吏業名世已而公中鄉試後絕去故時戚里稱觴者之歡匿

蹤閉關攻苦食淡益發憤爲文章及第進士抱牒出爲令其所硜硜自好復如初甚矣公可謂卓然力古之道而不惑於流俗者僕好古之道而不能畢其志及聞公抗古之道而不同于俗安得不神馳臭附於公之左右乎及公之令惠安也聞頗與田野父老相爲吐哺僕固知公非今之吏而已也惠安之吏民不能遮留公閩之持節使者相與飛章上　天子又不能强請公今且不免更賢樂乎夫民之情一也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而曾子亦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

之父母要之惠安之民此情也樂平之民亦此情
也公能好民之所好惡民之所惡而一切世之作
好作惡不以雜乎其間則惠安之所席而行之者
固當洒然而行之樂平之鄉也又豈有二乎哉予
雖不知惠安與樂平據客所傳大較惠安之俗近
於痌瘝而所先者在撫字樂平之俗近於獷悍而
所先者在剸割然於剸割之中第能持父母之心
以爲痒痾疾痛其間譬之瘍醫者察蠹肉闕血而
砭劑之耳孟子亦云必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夫所謂必如此者一切黜陟刑殺並出於民之情

而巳不與焉茲郎三王而上之政也又何有於今之吏治邪公行矣不能追公西行之車而共為傾吐矣惟公以其所故施行於惠安者移之樂平移之上失道而久散之民而守之不變焉優柔以俟之公當尸祝茲土而異時甘棠之愛所與豫章江流川引而尸溉者百世矣茲固僕之私也不盡不盡

復胡敬堂大尹書

公之才練而深曩所發之為公車業者以之掇一科第當如探九耳顧數困之有司而僅隸之貢然

卒亦以試吏部高等而綰　天子印綬出令英
山矣今　國家制以貢起家爲令者非南入桂林
象郡牂牁爨筰之間即西界隴右羌中而北徙金
城玉關以及盧龍玄菟而東者也故其朝而謁郡
廷夕而乘亭障所擁者非氊裘即油幕所食而飲
者非羶葷即蹲鴟僕嘗提兵百粤及經塞上縣大
夫之抱牒而過者大較半雜獠黥之色少夷猶者
也而公釋褐輒令中州其去故鄉特千里其所乘
風土與服食也無相遠而公又以才之練且深者
爲之端冕而南面其間數有客自中州來者僕數

詢公一切簿書聽斷之槪客未嘗不稱善也抑有他使過陸合肥陸亦嚮使稱公嘖嘖不置也忽辱公所遺書又孳孳及僕之曩宦遊處所按行故事公得無於抱琴之暇爲陽春爲白雪而於以思我之同曲而聲相應者乎僕抑使者治狀大較與客所傳及陸合肥所口授無以異甚矣公之得志而聲施也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詩曰永終令譽願公以僕所聞久之或四三年或五六年無改其初則不特世所羨璽書之召行且尸祝而俎豆於其土矣不盡不盡

與張督府蜛崍公書

頃戍兵鼓譟一節非敢稱亂也大略此輩自海上烽燧以來前軍門所從遑急中外既困於島夷之力鬬內復厭夫調兵之兇悍故募金衢及處州一帶掘山竊礦之夫要之漢所稱羣盜者之遺也當是時專閫者方提枹鼓急矢石故不得不捐厚貲以招之而此輩抑遂稍稍習戰鬬赴湯火所嚮亦時時摧鋒斬馘以爲功甚且譚司馬戚將軍挾之而閫挾之而藐上之人所驕而豢養之也非一日矣其中豐衣飽食載橐而歸什伍閭里轉相傚傚

父死子繼兄死弟及頻年以來東陽義烏諸州縣間棄累世斸山劚崖之業執戈為兵什而五六矣無他習之所在其勢然也衆且謂大司馬胡公沒後海上烽燧不至所從諸將戍卒大較共為輕裘緩帶以相躑躅而嬉耳可無事者然省兵可也省其兵之食不可也彼既以其身藉之於官無復別為父母妻子之養安得時贏時縮曩軍興時月糧外別給行糧間有摧鋒破陣即月不貲之犒故衆貪而競前迩既海上無事又從而於其所例給月糧之中去其什之二三甚而或給之又不以時又

從而以子母錢陰奪之焉獵犬鞲鷹肉食不飽能不號而颺去乎近年浙中多盜亦大率坐此旬日來或謂此中有飛揚跋扈之士不可不力除之否則必多他變或謂事體已緩耳目已靜稍從月糧中優以一二郎可無事愚竊謂二者皆過也 朝廷有兵制軍門有軍政唐末藩鎮之禍百年搶攘與五代相終始其初抑特起于戍卒耳嘉靖大同之變當事者以捎叛爲名支吾了事已而首亂者避罪入胡幸亂者乘瑕蹈釁迄於庚戌狂悖犯闕此其一也近復有南都黃侍郎之變二三年間勢

屬嵎沸非李克齋中丞由淮上入領司馬痛爲懲創則其事亦不能遽妥此其二也愚故謂後一着妥也至於此中疑有飛揚跋扈之士又屬過慮漢袁盎不云乎彼吳安得豪傑而誘之吳得豪傑亦且輔王爲義不反矣彼並髦[illegible]無他計者況公以中朝之望乘傳而出彼且落膽矣愚故謂前一着亦妥也據愚見彼其初特計出無聊譬之狂病跳躍已而病定思痛自謂法在必死天威所嚮倘及宣言前當事者委屬處分未協則彼且感且怖畏罪不服公仍於將領中擇其稍能輯衆而不相猜

貳者令其自縛首亂其餘〻煽誘一切便宜覆以威
德此特在公匕筋間也第其中必有陽爲效順首
鼠兩端而內實觀望傾危不測此其跡雖不可以
名坐而其中則爲胎禍釀亂之甚請公遲久而得
之亦遲久而後假他事以蒐治之蘇文忠公所謂
齒脫而兒不知大較愚見如此此事毛瑣不煩盛
慮特東南三十年來軍旅之騷驛兼之以饑饉之
相仍其役於官者上下例托節省減削過多而其
業於田野者戶口痌瘵餓殍相望妖星以後訛言
數起幸我公以石畫舊臣暫塡吳越非於一切無

名之征畫一條疏罷去則民漸不堪今日所急者恐不在二三跳梁之夫而在千里痌瘝之民引領而望公袵席之耳

與大司馬劉帶川書

言別來僕之形日以頹鬢日以抽白求公囊所習睹故吾者秏焉已什之五矣而客從北來僕時時覘問公起居客往往謂公特躩躒嫖姚間擁騎歌吹而田獵乎長林曠埜之間晚則輦飛鳥狡兎以歸狠籍雜遝甚且無筭古者秦風駟鐵所載諸什是也公之氣亦雄矣僕聞之不覺神馳且願隨南

風而從公蹀躞也偶過姑蘇逢張鹽使所攜健兒敢附書以候且欲公知僕雖衰猶能棹滄浪而行歌於五湖七十二峯之深與公載獵歎驕之概無相遠者一笑不盡不盡

與杜靜臺節推書

聞公以南宮不第遽爾謁選不知者以公繫海內之望久矣第不當令鵾鵬之翮而從鴈鷃於藩籬也其知者抑且以　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比年來繇乙科起家累官御史尚書郎及二千石而上甚且入列九卿或按節開鎮者數矣而僕之

愚則竊以公之學道三十年于茲信於昆弟支庶信於鄉黨朋友又且信於四方同志之士公今日雖不及掇一第與世俗所尚者相馳驟然公特授學問所自得處出之以臨民涖官出之以御下獲上古人有言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又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以此日夕孳孳焉鑱之於心砥礪之乎政事而因以念其本原得力處他不暇遠引周濂溪程明道楊龜山朱考亭輩其於仕路亦不及聲施當世然而州郡里社間於今猶尸祝而俎豆之者不忘也先輩所謂

得志澤加於民一命以上皆是矣豈必世之所競曳紫綬佩金印叱咤風霆乎哉茲固公所自信而自好當不待言之喋喋者然僕有尺寸之愚不敢不以獻孔子曰由也果求也藝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要之孔門所事者惟仁而至於從政則又獨挈果與藝達三字爲符固自有說也即如孔子之爲司寇首誅少正卯墮三都郤萊夷一切作用固有翕張予奪其間而非世之儒生曲學所知者故曰仁術也幸公留意焉

與胡舉人論舉業書

擧子業一節淺視之似屬儒者末技苟於中極其深而研其幾古人所謂非六經之旨不以存於心而措於辭非吾所蘊之爲心而吐之爲辭粹然得聖人之至者則亦不能如百川之流行浩蕩而注之海乎故曰聖學以洗心爲功而擧子業亦當以鍊心爲案吾輩能鍊其心如百鍊之金之在冶斯之謂自得而資深逢原也請兄試擧其心而反觀內照之得無猶有砂礦鉛汞相雜而錯出者乎諸子一桂輩頗知發憤爲文章前問師友之最者僕首以兄告之僕之私不特爲子姪輩求師友於兄

以發指南之車抑亦併欲邀兄過草堂稍得以共兄早晚相爲折衷其至耳

與吳鳳麓大尹書

嚮嘗痛故司馬胡公於浙有百世不朽之功而卒爲忌者所搆公議凜凜不於其提戈斬馘處當於其鄉發之已而不偶豈　今天子明盛而日月之下猶有覆盆邪太息太息然所諭祠之學宮亦公之吏業一名案也萬惟明示以慰懸懸

與邵梅墩中丞書

曩年過壽先公獲從遊累日承公推先公之愛不

以鄙夷若將憐其世講之末深爲繾綣而骨肉之者公之德望矯然中外而海內人士共仰風猷僕贍依雖切書問獨疎何者年入衰遲譬則紲樊之羽伏蟄之蟲無從竦翅張翼啓坏伸吻而飛且鳴於賢豪長者之側耳頃者公領節出鎭荊襄適地方災荒公所請蠲開賑招流亡卹困阨督諸州郡勞來其所全活者不知其幾十萬人大較與宋富鄭公之撫青州無以異鄭公抑自謂勝中書令二十四考而復有安慶一帶揭竿斬木之寇嘯聚流刼而南竄江黃以上公復提兵命將斬馘獻俘卒

及底定公非詩人所稱江漢之功者乎僕切嚮往願爲公依倣凱歌附頌金石而恨以道遠不知公帷幄間一切紆籌本末也如何如何

與費唐衢觀察書

公按節入閩而浙之將士吏民所提遺綬而奮報懷挾纊而感恩者於今鰓鰓然如一日也而下走則尤深何者人生世間知已無幾獨憐公且移官入閩而下走之年日益衰以耄於園林泉石之佳猶支離杖屨千里命駕一段勝緣大都作隔世事矣惟我公宦轍再爲過浙倘下走未塡溝壑或及

緡帶相從銜盃爲歡茲則僕之所無忘眉睫也門生施可大以郡司理之最聞嶺南今改建寧同知起家乙科故其浮湛若此嗟乎抑騏驥於鹽車安能展千里之足乎惟我公首爲拂羈而飾騣焉令施子蚤爲著鞭茲則伯樂之所以空冀北之羣也不勝勤懇

與姚華麓憲使書

鄱陽詹君篠山世其父愛山所傳堪輿家學東望海上多異人且謂必有名山大川以孕毓其間以故抱青囊通謁門下倘辱賜之緩頰而譚掉塵而

畫當必能為公擇一牛眠馬嘶之地以報知已也

與趙麟陽中丞書

山陰趙生名紳者以繪事遊江海間僕褒且老獨於佳山水不能不時時杖屨出遊或及觴且詠而趙生抑嘗盤薄解衣輒為圖寫雲煙泉石及其巘嵲嶇嶔以歸而或有好事者載酒逆之其為淋漓俯仰人或以僕輩恍然仙遊也每恨獨不及候謁門下故請僕書匍匐以見不識公肯賜之末席否古之一介寒士依世之王公以顯技術者何可枚舉倘借左盼信生之奇逢而亦公之好士之一班

也

與吳悟齋中丞書

頃覽邸報知兒曹從事西臺僅及再旬輒入薦草稍聞 中朝或為獎譽然據愚見得無犯古所稱沾沾自喜者之戒乎僕之區區惟願此兒進以師事國之元老如公輩退且兒事彊立博聞者於以上下古今討論得失持之以深畜之以厚茲則父之所望於其子而遲之異日者傳曰羽毛未成不可以高蜚學問未成不可以强仕伏惟公朝夕而課督之二三年來臺諫諸君子及郎署間少年盛

氣者大較僉以　天子及諸公卿開顏納諍往
往掇拾浮言揎撼國家或傳中有行險陰賊者爲
之鬼魃其間甚非所以持明盛之世也不知兒曹
知領訓誨否僕以淪廢既久於中外事不能諳習
然念兒之深而憂兒之切不無寤寐𢢽𢢽然者惟
公縢席而教之不盡

上潁翁相公書

肅廟以來言路甚廣茲固我　君相盛德事第一
二年間其所懷忠持赤者固多而煩言亂聽者亦
起科場一節口舌更横然　主上每爲優容相

公輩特爲解棼批劇而不以厭者宣德弘治年間
所不逮也東南州郡所被災傷僕年垂八十未之
睹抑未之聞者頃聞　聖天子破格寬卹第涸
轍之鮒望恩西江閭閻父老尚深杞人之憂邇來
臺諫交章公車大司農業已題覆第不知處分竟
何如耳語曰東南民力竭矣唯相公留神焉

復陳五嶽廷尉書

已丑秋得公子所從越州寄公所爲僕序拙刻者
手而讀之不勝感激踴躍歌且舞之公之所言並
庖犧畫象以來文章之旨而僕少所自好抑妄謂

天地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而學者惟本之吾心以求之六籍之深則固有釋氏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者古之名家崔蔡左陸而下其材非不驁且猛也然於古作者之旨疑或有間蓋謂由其心之至而出而成聲則種種色色僉所以摹畫天地之化工而爲文之在茲可也否則譬之貧者之持鉢而乞市强者之行刼而剽路耳嘗共故唐太史荆川公面爲口畫合轍者什八已而荆川没而世之豪傑隽偉者僉以僕所好奴隷之土苴之弁髦之焉耳僕何以敢望公之厚爲篤信而謬譽之者至

此然於僕則仲尼所謂竊有志焉而未之逮者於公則莊周所謂斲輪者之旨百世所不易者歲暮時聞公已過金陵僕輒欲移所梓公序文跨驢而走都亭或邀公於牛首燕磯之間稽顙稱謝而併以出其自好而未之能者面爲印證也顧年近八十荏苒巖壑不能出門戶留滯至今耳忽辱手問及他貽示諸什驚誦且服茲特先爲片楮以復秋八九月間涼飈刻露落木喧蛩決當摳衣膝席以罄平生也

復王進士書

執事世家學以文章名東吳州郡間僕雖衰且耄嚮往舊矣頃者使自兒曹宦邸歸忽辱執事手札併寄舉業刻三冊且屬僕爲批評於以梓而傳之僕手而覽之者累日大較執事於舉業已得其髓大者山立深者海潤玄者鬼瞰而中所自爲鈎奇鈎詭非惟經生者所不能言抑且有不能知之者僕何敢贊一辭於其間哉第叅而伍之執事所自好於僕所見猶有小異者僕嘗謂舉業一脉蓋繇王荊公厭唐宋來以辭賦取士故特倡此經義以攬天下材茂之士妄謂舉子業今文也然苟得其

至即謂之古文亦可也世之爲古文者必當本之六籍以求其至而爲舉子業者亦當谿濂洛關閩以泝六籍而務得乎聖賢之精而不涉世見不落言詮本朝獨王守溪爲最上乘唐太史葷間亦從而羽翼之而執事且從諛僕集其大成過矣過矣僕豈敢當哉然僕之所管窺而蠡測不敢不爲知己者一傾吐之舉業一脉即說經也歷代聖賢所自見處小大深淺不同傳不云乎太山之於丘垤也河海之於行潦也類也而學者即其言而疏之爲文亦當按其小大淺深之旨而各爲支流而分

析之即如學庸語孟所載孔子與顏曾巳屬不同而顏曾以下較之游夏輩又不啻什伯其間叙事紀事問辯質疑星羅雲遝而世之競爲勦襲者甚且影響而蕪穢之不特楚人之爲孫叔敖者衣冠而已往往田傭牧豎而富商大賈之飾甚矣其可笑也僕竊恥之然亦不免間知其非而或蹈之何者入魯而不得不爲章甫也入宋而　不得不爲縫掖也此亦婦人女子之對鏡自照而復自嘲者執事之文雄矣據愚見所及抑不能不疑其或過譬之兵家執事所當與項籍鉅鹿之戰旗鼓相當

矣而以按之孫吳或屬一間也譬之談釋氏者執事所當達磨西來獨闢禪宗矣然於釋迦所首雪山苦行及靣迦葉處又不知一一合乎否也故僕讀執事之文多心掉目炫而於什一之間猶不能不少有齟齬離合故敢先爲書以請而不敢於執事所刻草草鐫次伏惟執事垂亮焉

與趙定宇侍郎書

僕無似罪錮且久而公獨推先大夫之愛數爲挂之眉睫口吻間何其勤也頃者　天子且召公爲少宗伯不勝蛩然喜躍然歌且舞僕嘗妄謂士

大夫名業惟不同俗者斯能不干澤不媚世者斯能不擅權無他玄豹而濯之以南山之霧也而後其文章炳以蔚應龍而蟄之以九淵之海也而後其膏澤霈以沱然則二十年來公所繇文章侍從日月之際且進且退而獨矯然中持不詭隨不浮湛今之學士大夫所共爲望斗垣而瞻泰階者豈偶然哉　主上春秋鼎盛數以疾不視朝儲位尚虛四國多故傳不云乎政且及子恐亦門下吐握焦勞之秋已引領引領不盡不盡

與周山泉督府書

公東山之臥久矣 聖天子採臣下言還之
朝請僕不勝為 國家忭且舞然而衰耄之年巖
壑之蹤無繇附青鳥白鴈銜書問候而公之博大
忠貞之誼蕭疎澹泊之襟未甞不溉於心而挂於
眉睫也頃者縉兒以僕患瘍不勝粲欷於是上書
乞疾來歸道出撫治辱公憐之又從而移書僕不
肖併及分俸以投之公得無故人綰帶之思而不
能忘者乎公之譽望冠中外 聖天子行且召
而席之樞筦置之左右叅大政鎮中朝旦與暮也
而僕頹然衰白所謂去日長來日短如欲再為滕

席披風素掉壁摧今古恐須屬之再生也已瘖言及此能無感舊而懷悲巳乎玆顓使圅書以謝外機杼聊以備公之授衣而家刻史漢鈔併詩文稿一編則以僕之鉛槧筆研間附上求教而抑且欲公知我之褎猶不致頹墮者如此不能盡所欲言

謝陳五嶽序文刻書

僕少不自量頗好習爲文章詩歌之什頗附世之騕褭而蹀躞千里鵾鵬而翻飛層霄也顧以蹄之窘而翮之鍛寘之泥淖困之藩籬久矣辱公所序拙藁爲褒稱而詮次之且謂或升古作者之堂何

敢當何敢當伏思　國朝以來詩聲起自高徐輩凌轢宋元已而何李中興而邊太常顧中丞鄭繼之薛君釆朱子升馬仲房輩繼之嘉靖間張子言高子業王履吉黃勉之唐應德陳約之許子春蔡子木皇甫兄弟輩又從而羽翼之已而李于鱗輩翶翔郎署互相標榜甚且叱咤風霆而噴嘯日月也五七言古詩及近體以下不敢謂金中律呂然大較翩翩乎上附六朝下薄大曆矣獨於文章未敢輕議宋太史後寥寥也王新建論學書及兵略諸疏可謂千年絕調矣而江西以後猥視末藝節

如唐王以下頗厭何李之抗聲藻而略神理也稍稍於歐陽曾王若將共爲翱翔嫋娜其間然抑或疲矣他操觚者輒呼曰某太史公也某班掾也世之借耳傭目者一時不察共爲道聽塗說而附和之然要之去古遠矣何則孔氏讀易猶三絕韋編也達磨西來猶面壁者十八年而後折蘆東渡首傳宗旨也文不本之六籍以求聖人之道而顓沾沾焉淺心浮氣競爲拮据其間譬之剪綵而花其所炫耀熠爚者若或目眩而心掉而要之於古作者之旨或背而馳矣僕故妄謂　明興以來二百

年行且有韓歐者出風行海流大闡斯文也公得無爲之欷歔憤咽其間於以奮袂而横戈者乎若僕則衰颯矣公所云云蓋不能不愧於心而鑱於衣帶者謹具其書以謝外刻漢書鈔一百卷班孟堅所共太史旗鼓相當或得或失處抑稍爲鐫許其間其所擯加刪削者特人物表而下及元后王莽諸傳大都雜之以曹大家輩所附者耳倘及塵覽幸爲批示秋深以後木落霜飛終擬跨一驢走候公於牛首燕磯之間綰帶膝席而聽公所折衷者不知其肯許否

與蔡南麓方伯書

僕罷官來垂四十年於世之縉紳學士不相及然獨聞聞公之道術德望傳所稱朝之蓍蔡國之典刑是也溉於心者久矣豈謂晚歲未填溝壑猶及公復按節浙上稍獲望顏色瞻謦欬及聆高論雝雝乎道誼之深古人所謂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內之領褎百執事外之綱紀四方者非公之事已乎而先師來菲泉先生之孫曰拱日者過草堂數稱公過蕭山時時諮訪其子若孫及遺書所世授處併投之以金已而再扣之先師令奉新時公甫

七齡然公以里巷長老所口其吏業故過其故里
詡詡藹頰若此仲尼不云乎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公之於故今猶無忘如此則公之仁心篤行可知
公之於其故里猶且喣煦然如此則其遺骼所埋
與其子若孫所零丁孤苦而爲之拊循提攜也又
可知顧其家索矣猶幸拱日者稍稍可以文章潤
其身而繼其詩書之澤者也四應省試未及掇一
第以公無忘先世茲且抱生平所著文若干什願
出公門下不知公覽睹之他日或可列公宮牆桃
李否僕少受先師恩最深其所被督教而以國士

許之者最亟故今於公所當引盼處不敢不上書陳謝而亦不敢不爲其孫請謁也伏惟留神焉

與石東泉司徒書

緡兒以僕衰且耄及聞去歲所抱瘍毒上書乞疾南還稍及聞公所席君相之知與中外之望當與前代名公碩卿相鴈次也不勝欣慰然而竊思今日時事之亟惟大司農與本兵而已或曰馬市以來邊備既弛在邊臣則倚以爲長城而罷烽燧息刁斗且陰以縞繒相羈縻在北虜則借此爲媒利而擁氈裘邀歲繒且陽以部落相恐喝於以恣狠

貪於其側而覬覦非常之變漢鼂錯所謂諸侯王不云乎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今日虜情得無近是乎　廟堂之上其所陽爲不絕者不得不在此而其所陰爲力鬪者不得不在彼然則七鎮之閒其所合各饒之以兵食而布戰將選銳鋒購死士襲部落非其所獨亟乎僕又爲公思之漢武帝元狩以後海內驛騷矣而桑弘羊輩不得不網罟山澤也唐明皇天寶以後乘輿播遷矣而劉晏輩不得不銖求鹽鐵也嘗覽公所疏請罷少府錢二十萬　主上

猶不從而況他乎近據福建所檄傳日本又囂然矣僕私計關白大約一梟雄耳或特威刼海上琉球以下附近諸夷之貢而未必敢深犯也然聞福建漳泉之椎剽少年其所竄入者既衆當必爲之鈎引嚮道浙之溫台寧紹及杭嘉以下並以波濤魚龍爲州郡者也浙之督府亦不得不爲備嘉靖以來其所晏然輕裘緩帶者已三十年而一旦起而從事不得不首之以廣製烏艚船邀擊海上其他所當別爲選擢鋒備火攻瞭海洋種種諸費恐亦不下數十萬也及按庫貯特懸磬耳旦夕當請

內帑及停歲解或他借鹽司關市之入不知公何以待之僕內抱漆室之憂外切知己之籌晝不寧食夕不寧睫者固懸懸也惟公留神焉

與賀道星秀才書

公之才譬則青萍也世之士固當識之豈謂又復荏苒留滯今年見輩師友間脫頴已盡獨公猶抱卞和之泣耳然僕恃公知愛不敢不爲一言大較公之文一切運格似臺閣冠冕處多而嫵媚風流處少其所搆思層閣緣垣處多而俯檻憑欄處少其所鑄辭魁梧奇崛處多而典則輕逸處少世之

之慧眼視之固當賞之怵且炫而他俗眼視之抑
或駭且厭矣科場中俗眼者什之八九而慧眼者
特什之一二此僕十年前所嘗力剖肝膈面爲吐
露而公則所坐杜少陵之癖其詩曰語不驚人死
不休公得無近似之乎茲爲兒壻輩擇師席無如
我公頁兒公之舊弟子也而紀兒亦稍知慕公者
公倘不拒則不特明年而僕竊欲攀公遲之以二
年三年請公登壇而兒輩閉帷洗心以聽之願公
養成威鳳神龍之翮與鱗而併挈兒輩鷦鷯鯫魴
或及附之以竦翅而點額茲則八十衰耄之所焚

香而籲天者也

再與石東泉書

寧夏之變數讀邸報所傳知上廑　主上宵旰之憂而下煩我公之從中籌畫其所盈縮緩急弛張逆順蓋有縉紳士大夫之所不及知而羽檄烽燧間之所不敢泄者督撫將校以下大較稍稍有次第矣但其圍城中一則　宗藩二則縉紳與脅從吏士而彼中狡且悍者挾之以沮軍興近讀詔書所馬上疾馳當已不復顧忌玉石蓋以棄之之道全之可謂深獲要領而諸帥嫖姚之氣當什

倍故時矣不知近已奏功否僕衰且耄然少附朝
請傳所謂與國俱榮與國俱辱茲固臣子所不忘
溝壑而況公於中秉軸則又急故知共安危蓋有
挂眉睫而切胸臆者如何如何

與兒縉卹唐比部後人書

丹徒縣故鄉宦唐公侃號默菴子令丹徒時聞其
父坐負官庫銀若干繫之獄而公從諸生中告侍
父於其側晝則讀書夜則擁護其父之寢食甚且
夏無蚊帷而不敢輟扇也郡太守聞而憐之代爲
處補前庫銀卒釋其父而出之已而中鄉試不及

第進士授永豐縣令頗多惠政召爲南北部郎父之以病爲闕予素習其清苦度無以爲殮也即日措四十金馬上賫赴病榻閒而公巳没矣其同官蔡白石侯二谷諸公共爲且悲且歎即以所賫具殯殮當是時默菴公之子巳先夭所遺幼孫曰思忠纔十五齡公平生不治家以授學爲業僅沙田四十畝又以宦遊無貲以其田抵之門生某典史公之喪雖還而無以爲葬也我又別措四十金因約其同門諸友以義諭某典史典史君初亦慽色而諸友共以義責之曰父母官既憐其清白吏捐

俸金若干矣而君以帷中弟子能泰越乎典史君
遂以原劵歸之思忠已而我復求唐荊川先生誌
其墓而又鳴之學使者祀之鄉賢又恐思忠年穉
且弱復請學使者給之衣巾守祠其事四十年往
矣今據生員卞可忠即思忠之娣子攜思忠之子
某千里哀訴口稱子壓任後諸生情呈諸臺使者
其爲移文優恤內開勘得默菴唐正郎歷官清苦
子孫不能舉火殊爲可念查給入官寺田三百畝
准令孫唐思忠衣巾奉祠其田坐丹陽縣地方去
丹徒既遠而地方佃戶朱孚盛等朋賍思忠之文

弱輒佔而奪之於是思忠訟之丹陽縣丹陽縣勘明給還而各佃戶之負隅而虎噬如故也非惟此田之不得業而故所業沙田四十畝併以訟廢思忠之喪今且暴露不能入土悲乎兩生過我左右聞之僉爲持醆欷歔流涕而况我追思曩日與默菴公舊遊痛其歿而卹其孤者今困踣若此能不爲之裂心疾首而泣下霑襟也乎今兩生之告猶幸於絕路中又得一線其事在少府高春字公郎兒之同年而又相知之深者也兒可爲我千里走使持一書上懇之我細思其田旣屬三院所會案

優卹鄉賢者而爲地方佃戶所佔又不以縣官斷
還者而仍佔之如故無他諸佃戶譬則鷹隼之羣
也區區一守祠孫譬則雀也即如春宇公以故事
行縣語所謂鞭長不及馬腹勢不能久必得春宇
公親督縣令共詣地方丈量明白立一石書本末
云云而別召附近殷實之家當官給立印信佃票
其舊佃戶朱孚盛等按法重坐一二人以示戒庶
得爲久遠計而前三院所行併今高少府公所勘
當不委之草莽也不然高少府公陞任以去而其
事又當如浮梗不免漂流矣

與張丹徒書

曩在華亭獲接公辭貌及聆公襟抱古所稱大雅之士穆風醴泉令人挹之神解飲之鬯懷者退而詢諸士大夫其所共爲語次之者嘖嘖不置口也今且以服闋再補丹徒丹徒僕四十年前所抱牒而過者時適比歲旱乾百姓掘草根斸樹皮以緩須臾之死僕所匍匐窮鄉絕壑而與老稚相吐哺者於今耿耿也然而登北固眺金焦則江流若帶潮聲若嘯而間與二三知巳晏歌其間又未嘗不杳然清秋明月之夜者公今過之得無按舊牘讀

殘碣而稍稍當公琴臺之側者乎茲以邑故官比
部郎唐黙菴公之孫過草堂敢勤書奉候黙菴名
侃蓋躬古孝廉之道以勵末俗而非特今之人也
其病没於官而無以爲殮且葬而孤孫攜喪來歸
也特篋中書數卷耳僕不得已爲之拮据其間其
詳在所獻高春宇少府公書中謹録其副塵覽今
其曾孫應龍千里過僕蓋以僕嘗繕其葬祀之祠
已而撫按及督學諸使君所採風而弔之共爲會
案給丹陽廢寺者之田三百畝當是時邑之吏民
無不人人歌且舞之者豈謂其孫孱弱而其田又

爲地方數十佃戶所朋佔及訟之故丹陽公已經
勘明而諸佃戶之據猶故也今其事在高少府公
而勘明之後其所處分當倚今丹陽公朱景峯掌
握間嘗聞仁人之邺孤也如襁負其褎賢也若尸
祝其鋤强暴也又凜然斬蒿萊翦荆棘也高少府
公當必轉牒景峯公處語曰中流失維伏惟我公
轉達挈千金之瓠而投之焉幸甚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七

歸安茅坤順甫著

書

與嘉興太守龔毅所書

聞毅所公近於城南煙雨樓别增臺榭星羅棊置遂使秀州之勝甲東南而封以内及客遊而過者之縉紳大夫騷人墨子日得以共閭里長老相為沉酣歌詠其間歐陽公醉翁豐樂二亭其當時賔客雖已散縣竹雖已沒而郡二千石之風流文物與滁陽瑯琊之勝猶獲碑之名山載之青史於今

膾炙人口爛然若日星者葢有以也毅所公其幾是乎白鴈丹楓此其時矣其許我携尊罍過之否

與顧甥謦韋侍御書

雷道士三齊間滄宕之士不冠不屨特以賣藥遨遊山水間人或遺之金則笑而不受間一受遇他饑餓者輒與之人或遺之以衣與襪寒者過則又與之矣吾嘗欲結一茅菴以棲之且與之共爲棊酒徜徉焉以老而夜來甥偶語及將有意乎物外司馬乎因遣童子導之左右其人似習熊經鳥伸之術者第吾猶不免詩文典籍之好間叩之彼或

厭焉而不以語也彼當有以語甥甥且爲我轉相授受如何

與李濟南書

公海内名流也僕束髪來惟誦緇衣詠白駒區區好賢之私誠太史公所謂願爲執鞭者見縉釋褐獲爲下吏稍稍聞公左提右挈而斧藻之譬之瘦木也而飾之爲文几暈石也而席之爲連城近讀兒曹所錄寄公之批答縣牒與一切教戒其所曲爲鼓鑄而訓誨之者德甚厚二三知己嚮欲爲僕移書左右而僕猶皇恐未敢請者懼蒙譴也豈謂

公之知愛又已出于非望之外而其情且如江如海者矣茲特具其書陳謝惟公憐兒曹材質雖劣頗知嚮上其事父兄也稍習孝友其事公及他使君也必不敢不忠敬第慮其平生以潔白自將而或近於隘以愛民自好而或不諳夫時萬惟我公明德厚爲督策倘及如仲尼所稱獲上而治民勉爲寡過不至竊祿以貽地方之誚也生不能報沒不敢忘矣

與許南台大參書

僕無似辱公由令海寧而權北關而督鹽運數於

西湖山水間獲瞻冠蓋滕樽俎公數以國士寵僕而僕抑自忘其陋間亦從公吐肝膈傾心腎殆庶幾乎古所稱王貢之交者是已纍數年來公旣讀禮山中而僕日以衰暮偃仰一室無繇附鴻鴈之翰遺之以音然而公之廉白之操忠信之德愷悌之政譬之穆風泠泠然常濯日星洸琴瑟而不忘神解者惟願公使節再臨浙上而無從也近以縉見所從章丘遣使南還聞公且出叅山東而縉釋褐爲吏又獲從事幕府之末矣使不知僕附公綰帶交而吸吸焉槩語公之下車輒辱物色而與進

之公得無憐僕生平竊以其爲通家子也而骨肉之乎抑亦繇兒曹之領印綬也頗及效職茲土而與之乎茲特具書一以陳謝厚愛一以仰申寥濶僕雖不及侍長者之側而縮獲從簿書間旦夕我公願公如賭衰遲也傳曰嘉其善而矜其不能惟我公無忘襟帶焉北望泰山無任瞻戀

與房侍御書

僕聞嘗爲書以獻下執事又不能自通也託德清令君牒以聞而令君皇怖不敢或傳公之按州郡也郡二千石以上肅伏不敢出聲氣故時一切鄉

冀野固僕之惓惓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去秋所
移書而沈篋中者併上庶見鄙懷耿耿云爾

與周山泉通參書

公之拂衣南歸海內學士大夫無不弈欷太息者
而僕特甚間讀傳記至賢人君子沈鬱下僚甚且
伏跡巖壑未嘗不廢書而歎況公之文章道德僕
二十年所寤寐而飢渴者頃維赴召歷卿寺儹竊
恨公譬之明月之珠連城之璧所當亟為儲之宗
廟鎮之社稷而不當猶爾蹁躚散地也古來豪傑
其退也如決堤其進也如弈棊僕所以於公之進

未嘗不色喜而及聞其濡遲也則又未始不爲扼腕者如何如何長兒積辱公嘗席而教之不幸中殀仲兒繒稍及舉進士出令章丘語所謂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不知公及聞否當必爲僕鼓掌者僕今且耄矣十年曠問偶星士董生過都亭特託抱書弁函三十年來詩文之刻以獻中有五言近體詩一章蓋聞公曩日之起按察而賦之者以無他鴻鴈不及遺之以音也董生所按公卿次擢處如掌知公於仕路升沉非所問然楊雲之好君平當必不甚厭其緩頰而談也

與黃內翰書

唐之文章燕許沈宋以下大較襲齊梁陳隋矣韓退之出而力以六藝之遺矯之故及大振上接西漢宋承五代劉楊之體似秀麗而猥薄矣歐陽子出而天下之士始知通經學古與唐相始終我國家文章之運固不敢遽謂有韓歐者出而區區舉子業弘治正德來亦稍稍渾融典雅彖彖相望其時學士大夫亦及以忠厚博大翊戴中外嘉靖以下屢起屢蹟然猶未及如近日詼諧軋扎甚且踰佚滌濫而放辟邪侈也公先後二三元老附離而

起岸然以斯文自任鏗黃鐘鳴大呂力爲驅天下靡曼之音謭薄之響而繼之古豈非吾黨厚幸哉歐陽公知貢舉入棘闈抗顏洗心思以滌五代相承之陋而其所首舉者蘇氏兄弟及曾鞏輩於時新奇自喜者僉擯不收而歐陽公之撤闈也馬前遮噪而投石唾駡者沓至甚且不能前驅歐陽公奮不顧流俗以身矯之慶曆元祐間號爲多士而嚮所稱通經學古之俗非其功而伊誰爲之嗟乎文章之習與人心氣運相盛衰一二年來僕竊見廟堂間紛紛多故矣其所繇漢之田竇唐之牛李

相爲出入固其勢然而抑或文運之薄爲之也諸
元老執國于上而公輩翊運於下得無所以盪滌
四海之士而爲之折衷乎嗟嗟僕老矣無所事於
世矣獨於此不能不爲扼腕而悲拊膺而歎故爲
疊疊者如此願公留神焉批刻一十八卷敢爲附
上僕之陋不敢望古之人而其所鑱心而鐫腎者
於古之所稱非六經之言不以讀非兩漢之書不
以觀抑或庶幾一二以自附於作者之堂不至於
世所稱談天雕龍而炙轂者也不知公謂然否乞
賜批禀寄示幸甚

與王東臺太僕書

金同安閩還以來書問甚稀然而僕之不忘左右當有隨明月而攬衣帶者王使君按節閩州時僕嘗賦詩贈之復口畫公之平生風槩其以函萬壽表來歸也僕前採之彼第云公於其使節所嚮殊爲欽戢僕且訝且歎訝者訝其似疑於公而歎者歎其辭之戇而色之矜也僕三扣之又從而中導之彼遜言面謝故不敢以書相聞特條漢之一切聲名之吏功名不終者爲戒大較卽雋不疑所諷暴勝之者之略也頃之里中人共鬨其以事獲罪

當路且被指摘褫職及再訊之或又指其所處分公家事并及長公且至不韙嗟乎何斯人者之不情而至於此即如公以鄉大夫家有不當閭里處特譴及奴亦足以無骫於法矣何必復鷙朴擊之至是哉其歸也巳三月猶未與鄉大夫相接僕候其廬不及見巳而又瞰僕之他出而過之公家一一本末於今猶未之聞也僕之長兄嚮嘗以房闥間或裂眦反目郡二千石亦以聲名沾沾自喜者遂閉之獄而死僕雖不敢怨而海内縉紳先生於今猶口之嗟乎僕聞公事語所謂談虎而色戰不

能不爲同患相戚同難相悲而歔欷以涕者雖然僕與公亦安之而已即如　國朝楊文貞公以勲業蓋世猶不免茲譴山且崩江且涸日月且抱珥願公一切惟以自反厚爲沈晦或手莊周書一死生齊彭殤澹然超世庶幾雲將鴻蒙者之兩相顧而笑聊以延天年而託不朽耳如何如何

與徐吳江書

濟上來歸僕舟次津亭忽漏下二鼓矣時月明如拭不勝攬帶之思而城闉不啓遂挂席而南間題詩一絕猶未及獻也今特呈上公之綰印綬也四

年于兹徵書旦夕下僕之衰遲偃蹇其所欲共公抵掌而談膝席而歡行且日遠矣聞公鯨飲倘徵書至日僕且移舟江亭願邀湖上七十二峰之色而共公一醉也不審公肯爲北道主否

與王會泉憲副書

縉兒甫釋褐一旦綰印綬爲吏公適按節過焉譬則遺幼子於道路間而獲慈母矣先公盛德流風僕嚮來所竊窺其生也不及握組佩綬於　明天子之庭而其沒也固當如古所稱鄉先生俎豆之於其社百世不廢者公今且屬表於其墓僕雖

不聞於文然不敢不勉爲斧藻頌述蔡中郎生平碑系之文獨於郭有道無慙色僕於先公當或似之太夫人簪珥間僕稍屬略非敢略也大抵婦道不徹帷故古以來惟赴焚殉繯之烈始得震耀當世其他鷄鳴以下不得不附夫與子男而旁書之矣然因言繹志其所點次亦足自見於公孝思抑或無負也巳

與鄭雲石睦州書

公之由西臺出守睦州也邑之吏民相傳公乘軺由廣德經苕水賊兄弟携諸子壺漿以逆之境上

已而尋聞公不果來故千里走使僅以書候而十數年來翹首鑱心蓋有隨公露冕而南者已奉報章中所垂念白首兄弟淒然滿紙僕移公之書過伯季讀之相對泣下當是時伯兄以七十九齡伏枕簟者累朞月矣猶共指秋八九月間泝江而上伏謁郡中不意伯兄病日篤體日尫羸卒之以重陽逝而季弟復相繼凋喪矣嗟乎生我兄弟者父與母而深憐且痛我兄弟者非公其誰訴哉此所以南望釣臺於今未及睹顏色膝冠蓋而絫絫枯肘也不勝惆然茲因相人者楊生歸蘭敢附尺書

揚之抱術與嚮所謂林生略相當恐亦今之許負也如何如何

與徐吾溪大叅書

僕無似獲附公通籍南宮已而仕路各爲飄飛蓬之轅而粤之軫杳然不相及及罷官來垂三十年公既秘跡婺歙煙霧之深而僕又家五湖巖壑間所稱社而飲社而詠歌者不能也然時時客從公之井邑州里來僕時時問訊得公杖履所嚮及其邑子野老相宴遊淋漓處知公以期頤之年嘯傲泉石徜徉麋鹿間殆亦今之綺季也已頃者縣令

遣兩生過草堂敢附書以候倘借南來飛鳥之翮而遺之以音亦庶幾慰予飢也

與陳大酉理刑書

僕伏跡五湖之曲五七年前忽辱尊翁五嶽先生從淮陽遣使移書并函詩文刻屬予序竊惟五嶽先生文追西漢詩企大曆海內縉紳所共嚮往者久矣僕獲一言挂於其間豈非傳所稱蠅附騏驥之足乎然寔惶悚慙汗于今不忘也明公出爲會稽理吳越相隔盈盈一水下車以來明公廉白之操純明之德風流藻雅傾動一時僕所耳熟而心

醉賢豪之槃蓋有晝不忘睫而夕不忘寐者茲緣永嘉張山人之還東海也道經禹穴且盛稱執事之好士於一切抱九九之藝者不靳吐哺握髮廁賓客之列豈尊翁大夫而下旣世家學併及司流文物亦無間邪儻所以輒不敢避未同之戒而借張山人瓢𤓰所嚮而遺之以音也詩人有言曰未見君子惄如調飢不勝惓惓焉

與蕭少府書

客歲過姑蘇承公以文章襟期所嚮相爲縞帶而膝席公殆鼓陽春白雪之曲而下里之和者輒引

之爲同聲若將共爲揚緐吹竹漱泉裂崖也世世之文章家鑱刻自喜往往姍韓罵歐背棄六籍瓦缶雷鳴互相標榜然不知於古作者之旨吾不知其何如也公獨斤斤然持達磨西來之旨而開法藏眼首揭禪宗可謂不詭不隨而持之以正者已歎服歎服言别來忽已匝歲公於佐郡之暇其所下帷發憤而鼓鑄百家當什倍前聞矣不知何時再獲傾耳洗心以聽相曠旣久相念彌深玆特具劄伏候明教不盡所欲言

與大同胡中丞書

公按節朔方胡且欵關不聞烽燧茲固　明天子之盛而公共督府所同心戮力以內戢疆埸外讋戎虜兵家所謂戰勝於無形者不虗耳僕少繇文學起家然於兵鈐抑嘗傒心焉竊謂縉紳大夫內則出入禁闥股肱　天子外則躍馬邊陲賈勇涉漠庶幾古之勒燕然銘瀚海者流也間亦徙官粵徼抑嘗效尺寸矣然南夷特負固巖險之寇而北虜則古所稱天驕自冐頓以來世爲中國患者殆什且百之也公今懸幢莫府以輕裘緩帶之閒而與鳴鏑死綏之虜相忘無事詩人之所以歌

山甫而頌周宣者何可嘿嘿也敬撰出塞歌一章
以庶幾詩人之意其所不能盡尚有隨北斗而長
風萬里者

與莊陽山方伯書

遵巖先生沒而文之未墜在東臺太僕近聞東臺
公所遭家難僕爲刺心分痛不勝快悒及問其自
則牧鄉之士爲之祟也嗟乎東臺公即或不戒稍
於家奴輩薄示之法抑亦足矣何必爬搔憤鶩之
及其子也太息太息近亦移書吊且慰之矣第貴
鄉縉紳先生過浙者時時刺問之亦或稍稍併訾

東臺公僕嘗聞宋之超曠之士若种放抑或蒙羣小之詬然在吾黨不可不引他山之石以重爲戒也知公骨肉間幸亦以僕所云轉而聞之如何如何

與羅文洲比部書

去夏過淮南辱公不忘舊日之所吐哺而顧我腹我者爲之繾綣殷勤令人見而彌親别而彌思于今猶耿耿不忘衣帶也若上之風與曩時不同大較郡之視縣如束濕薪縣之視鄉大夫如机上肉其所於法外爬搔眞不寒而栗矣至於閭里呼嘯

子殺父妻殺夫又或翁撾婦釡置之不以罪傳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公得無憐之乎湖之吏民及諸縉紳所共追思公與鹽池之德而謳歌之尸祝之者切切也僕離行省已踰年飲食麤薄如舊重以家兄弟凋喪此中殊惡茲遣二僕過章丘道經莫府敢具尺牒奉候起居而并前所不堪者云云於左右日欲父母知慈子之去其懷者固如此而甚矣其爲歉歉也

與趙麟陽中丞書

僕於丘壑中閉戸息機譬之伏蟄之蟲矣顧碁月

以來邸報所傳與士大夫所口聞二三材辯之士簧鼓謪詖頗似公孫祿息夫躬輩之於漢邢恕蔣之奇輩之於宋廟堂諸老殆跋胡疐尾閒闢次且而不能爲情者幸而天啓
聖明諸公又稍稍持衡其間國是漸定横議且息或者猶謂彼皆少年盛氣内挾宦豎中搖王室一則欲借事以擊其所忌一則欲乘其間以援其所黨將以壅蔽日月而後移易江河其爲國家隱禍且不測廼若公以素絲羔羊之望抑亦間被指訶豈讒說殄行震驚
朕師自古記之而然邪竊按傳記所載權臣持國

阻抑言路君子於時持之固難今執政者以博大爲體列言路者以諫諍自用至於黑白混淆貝錦朋興於是時也則亦譬之沸鼎矣嗟乎公輩第如古所稱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嘿以聽之而已僕雖衰且老於我公蓋不能以處江湖之遠而忘 朝廷之思者特因鴻鴈之便稍附一言於筆札所不及者猶懸懸若千里之河而注之海也

與少司寇姜鳳阿書

僕之不及接謦欬聆宴言者十餘年于茲矣而公以文章侍從之舊傳所稱 天子之師傅國之

著蔡是也海以內縉紳學士所擬公之拜麻柄政者朝且夕召還以來猶爾畱滯周南何也豈中有忌且阻之與抑亦邇年弘恭石顯輩稍稍用事而蕭望之周堪金儒臣宗固有於中相爲抵牾者與不然何公之望若彼世之公議若此而猶翱翔而不進也悟齋公入朝後聞一二執政稍稍推轂之此亦可占王陽在位而貢禹彈冠者之兆矣偶有善望氣者胡生頗名五湖間今且過金陵倘公賜以滕席而占之當必能以帝夢之協隨春風而聞若木之上也不盡

與吳悟齋少司寇書

言別來忽已數年僕之年日以增形與神不能不日以槁而其嚮往之情則猶寤寐不忘譬則明月白雲時從公於赤城石梁之間而無間於朝且夕者丘壑間絕不知戶外事秋深時偶有客携仕錄來知公且赴召矣不勝躍然爲 國家慶竊思公之釋褐入仕來三十餘年于茲中外之士所共以賢人君子出處進退卜其隆汚盛衰者有三何則公官司諫時所當執政擅權濁亂海內公以其身抗日月逆雷霆卒之犯 主上之怒而九死不

顧固一時也已而　山陵晏駕　詔召諫諍諸臣
公且還舊職晉中丞徘徊舊京稍稍翱翔矣未幾
田賓交搆隨被指疴擊之以去又一時也邇者
天子仁聖而諸公卿間所共以博大忠厚翊戴其
間可謂盛矣一二年來又不免如息夫躬公孫祿
輩之於漢蔣之奇邢恕輩之於宋甚且挾中官以
搖　乘輿或閒縉紳先生道路以目而公於其閒
外倚匪躬之望內切自牖之誠恐亦不無易所稱
多譽多懼又一時也嗟乎鳳凰出而百鳥之所以
奮翼而和鳴神龍見而羣儵之所以揚鬐而煦沫

公所轉輳易轍何以爲非補僕於草莽中惟願公不兢不綠百祿是遒外則領袖善類多方推轂內則雍容肘腋共參　朝政僕燕倘未即填溝壑願附古人慶曆聖德時以歌詠　昭代云耳公得無許之乎僕廢已久日且向盡兒曹稍及通籍　明時綰綬出令然不知其能償父未展之志否行且上計闕庭當以通家子問候惟中幸公勝而敎之孔門於諸弟子之入而問政也所載之家語魯論者言人人殊大略倉公扁鵲隨病立方願公視之猶子無靳一切所以淬其鍔而礪其鋼者以要之於道

兹則僕之望也

與居省心書

郡太守之高第者大略僉權臬副而公以循良愷悌聞者久矣今且領苑馬竊謂　國家南北之馬僉領於太僕寺間又有行太僕以分領其不逮矣而陝西則復有苑馬者豈即古之秦非子所羣而牧者之地與抑亦隋唐來中國數以茶易西番之馬而公今即其職與然又聞特兼憲職當必以茶馬之使與中外羣小者之夤緣爲奸其勢不能遽行於郡縣有司之間故特加之兹秩以攝而行之

與少嘗覽楊文襄公所領茶馬都御史之疏竊聞
其得不得之槩今巳忘之而僕之愚則獨謂當官
者不特高爵重柄也繇孔子委吏乘田觀之吾輩
苟拜一命唯求國家之所以利與其所以害徐而
思之如農之有畔必得其要領要之乆而爲來哲
者之鏡可也公其得無意乎西北雖苦寒而南人
過之大都於飲食風土多便何則脾喜燥僕歷仕
途二十年數過河以北則諸病俱却所不便者惟
去故鄉六七千里家書無繇易達耳同鄉如許敬
菴督學及戴太守公則公之家書亦可時時尋便

寄貽者而臨鞏兵廵道朱君則僕接大名時之帷
中弟子而恩義最篤者僕僉欲寄一書以通殷勤
之思今不能及矣語次乞爲致意

與石東泉書

僕朞月來門戶坎坷頗多鞅掌所私慶者聞執政
持博大避權勢夙夜在公簡厚處軸而二三知巳
鱗次鴈翔布列王塗庶幾唐宋皇祐慶曆之風與
我　國家宣德弘治略相似可謂盛矣然據邸報
所傳與縉紳先生擁轎軒而南者聞或口畫譬則
公孫祿息夫躬輩內挾中貴熒惑日月或爲愎鷙

或爲乳虎諸公卿閒甚且道路以目豈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唐虞之盛自古記之與猶聞荆石相公一疏稍足以徹　主上晃旒黈纊之蔽紓士大夫之憤而奪其氣嗟乎僕老且衰矣山亭石榻支頤抱膝惟上以歌石介所詠四賢之詩而諷誦朝與夕耳見縉令山東頗知推公之教洗心勵志誠如公曩日所諭聲問稍起傳不云乎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惟我公滕席而教之大略縣有司之於民當如父母之於子一切吐哺家給而戸足須爲百年利弊之思古人所謂甘棠之愛尸祝兹土可也

僕少頗以勳名自奮中道忤世垂翅來歸公所於我而嗚咽者幸於兒曹而鑱刻也久踈音問茲以兒上計　闕庭敢附一言

奉漸菴少宰書

頃歲携家過濟道經淮南獲望顏色聆謦咳公祖賜之以國士之寵渥之以故人之情其所繾綣殷勤譬則披穆風而飲冽泉令人神解於今猶寤寐無忘者　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而公以夙望召還天官朞月以來其所進退天下之賢不肖而內持國是外協公議詩書所稱唐虞商周下及

慶曆元祐之風謂古今同不同未可知也盛矣盛
矣追記曩於莫府獲覽潘印川司寇所抗疏時事
僕竊壯之公獨爲扼腕而嗟僕猶愕不敢信已而
卒坐反之者以惡聲相蒙幾陷不測僕每歎公知
幾且聖矣要之公以素絲羔羊之德領海內著蔡
典刑之望其鎮定如山其湛深如海古所謂招之
不來麾之不去而國家行且倚之爲阿衡席之爲
石畫蓋有以也雖然一二年來聞　廟堂之間爲
二三君子所熒惑濁亂者抑多矣公於其間亦不
無如易所稱多譽多懼而大臣以身當天下之勞

以權解天下之亂其道固如此僕待盡丘壑然於世之陰陽消長否泰升沈處抑未嘗不鰓鰓於心思間故輒爲傾吐者如此然當贅而吟公得無怪其非時乎不盡

與錢秀峰侍御書

海山先生令遂安時於省闈中覽僕文而錄之當是時僕幾爲他校文者所擯而海山先生獨奇之以爲國士居恒思奮報知己而未能也海山先生罷官歸輒以負俗之累爲羣小所詬居第田園歌舞紈綺不崇朝間盡爲市井惡少者所刼而奪僕

其門下士也焉得不痛心裂肝潸然出涕而思一
振袂攘臂乎已而海山先生與夫人相繼沒抑閻
胥遺棺以殯之然諸子飄零譬之失林之鳥楚之
憐叔敖之後行歌負薪者猶能奮優因感莊王而
僕於今卒未如之何者嘗記憶海山先生於族屬
中獨奇公爲高材生公既第進士爲名御史僕近
獲湖廣試録手而讀之公於舉子業蓋所謂絕世
無雙者然非所以窺公之大也公之大當有近之
與范希文遠之與晏嬰輩砥行礪業震耀今古者
然則收族之貧而衣且食之與所謂待臣而舉火

者七十餘家非公其誰望之錢生過所口誦公嘗遺之廬而收其剌繡者之婦娓娓不置口公之誼甚厚與范文正輩相伯仲且不負海山先生之知者敢不勉爲尺牘以謝而他所不敢請請而不敢盡者猶之懸千里之河而注之海也伏惟垂憐焉

奉陰司空書

僕吳之愴且耄者也古人以未同而言爲戒而況公以勲業聞望名當世者豈可遽爲尺牘以瀆記室第僕與故司馬蔡白石公束髮爲文章交巳而又爲兒女姻而白石捘節蜀徼還數口畫眉山巫

峽之勝輒自喜於蜀諸文學首獲公不異張乖厓之於蘇軾兄弟也僕竊嚮往之太史公之傳晏嬰也嬰且異世願爲執鞭焉而況僕猶及公同時而生者乎白石公海内名流也其以詩歌詞賦之雄羔羊素絲之槩領袖縉紳士大夫抑已久矣不幸五十而殁所遺繼室吳夫人僅年十七而孀所遺兒炳齊僅五齡而孤當是時門戸之不絶者如帶矣一切圖書園林僉爲族里者之所瞰而羣而毁其廬瀦其池豬其山甚且陰賊其孤以爲利僕同鄉大夫顧尚書箬溪董宗伯潯陽而下共爲揭之

撫按藩臬及郡太守諸司而適楚中謝公鵬舉朱公炳如胡公定輩相繼來浙僉白石公所故守所時惟中士也故及稍稍鋤其荆棘極其寢衛白石公始及葬而所遺孤與寡僅僅至今日其孤炳齊以任子補官光祿署改判惠州出未幾客死濟上嗟乎何天之不祐善類而慘戮若此別無他產男女閨房中姬有懷妊者特數月耳鄉族里之所爲毀廬瀦池與赭山者復相嚮而鬼瞰於其左右夫人以下日所擁内外僮婢絷絷若黽黽之待命於丘隴者耳公倘有趙武子之憐得無欷歔流涕而

爲假手以援之乎今猶幸有德淸令陳君岷麓其人固長者抑亦雅憐白石公故嘗有遺愛在蜀數以身翼之且許爲擇族中之賢者後之語所謂中流而覆而天假之以千金之瓠也然陳令之報政五年于此不久當以徵去陳令去而蔡氏且爲杌上肉矣公方席中外之望譬之登高岡而順風以呼則川谷且震也願公於白石公之生也愛其人其沒也惜其樹併其宿草且遠得以續謝朱諸使君者之業而近復善陳令尹之後茲則仁人之賜非獨僕輩須公之德即如白石之遺骼當必思以

含哀奮報不忘結草於九原者已臨風嗚咽涕洟者三不勝瞻切

與徐賓梧驗封書

西湖之上獲逢冠蓋以來忽十年于茲而見緡繇章丘令入覲間過省邸聞公賜之從遊公其憐我丹徒及尚書省僉屬同官之末邪抑亦公之素係羔羊之槪僕雖不能似而或亦有臭味相近者邪然僕以還山久譬之羈樊之羽伏櫪之駟而威鳳之鳴於高岡神驥之騁於康莊雖當張翼竦翅獵騣跑足而不敢以聲問相及者其勢隔也而公方

以盛年雅望海內縉紳學士無不睎其末光而慕其流響語不云乎王陽在位貢禹彈冠知公所從中領褎賢哲推轂豪俊而好士之聲當有甚於天下之士之求之者如流泉如鞭霆矣僕固無及而兒曹稍知讀父書抑或抱父所賚世以沒之志而蹀躞其間者不識公肯賜之教且左提而右挈之否

復王敬所書

言別已久馳情如渴適得吳生所持書開緘讀之宛然揖公於天台石梁之間而待揮麈接唾壺者

躍然躍然季公又高第而河東三鳳星聚綠野之堂矣僕故嘗憤世之不能用騏驥驊騮之材蹀躞沙磧而千里名駒且翩翩接踵而連轡矣公之所得不既多乎然老驥伏櫪得無望北風而猶長鳴邪西方之說誠是誠是語亦有之此亦大段着力不得吾輩不能習熊經鳥伸之訣思以長生於世而亦不必遽爲貪生怖死以着魅於其間直聽之而已如何如何吳生之丹青屬佳品僕以赴公西湖之約不能鍋山齋而羈留之當爲綴頰諸公間聊以慰其伏劍而遊彈鋏而歌者之思也相見在

卽不盡不盡

與萬婺源書

僕衰且耄然獨好覽古傳記及鄉慕今之豪雋奇崛之士縉兒第進士聞出自馮太史房已而覽睹明公墨卷與經房所衷刻諸作甚矣馮太史帷中多奇材劍客而明公則又冠軍侯也頃聞抱琴出令婺源徽之賈遊入湖者時時過僕隨扣之亦時時次明公之善政津津乎有味其言之也僕不能入其疆采其風偶有友人李文仲者西遊白岳且囊所爲詩與畫行謁張祁門公僕謂之曰君稱祁

門公嘖嘖不置口獨不識婺源尢今之楚楚者邪僕解其裝得其故所爲詩若干什與其畫數幅願明公臨觀焉倘與進之或亦輞川之裴廸蘇州之秦系也家藏三稿數十卷附上聊稍申求教之私云耳

與石東泉少司馬書

縉兒入覲聞公左提右挈而厚爲督誨之及覽手書又借譽似過得非愛之深而不覺言之溢巳乎別諭云云公所同麟陽悟齋諸公内當國家肘腋之間而外以持博大渾厚之體以相爲省括解棼

於其際詩人不云乎夙夜匪懈可謂忠亮之至者已竊按古傳記所載往往安危治忽風歘雲蒸何者天下之勢與天下之權必有所倚權或移於其所狎則勢隨傾於其所附譬之奕棋者然分子布筭而彌釁隄防於其間特在執政而公須與一二同心多方推善類以備緩急此其時也僕本丘壑待盡之年而絮絮及之願諸公所繫中外周堪劉向之望者注心而已所不能盡與不敢盡者猶懸懸千里也

與費唐衡大叅書

僕無似辱公握手出肝膈屬心膂且要之白首甚矣古人之誼也所屬碑文何生及兩校過草堂僕適過京口比歸又抱病伏枕席者且匝月故於五月九日始得面睹何生且云公尚留滯故里以待僕屬草也僕卽日繕草以獻然特紀公提浙兵本末而公之生平宦轍所嚮不敢一一詳之文中倘再詳則似古之生傳與生誌非所謂碑去思也僕所見如此然而公之材猷勳業已爛然在眉睫間矣不識公謂然否

與吳悟齋少宰書

頃奏記室所請公推轂善類翊戴國家知公當屬同心聞鳳阿公隨徙南司寇公之轉圜已槩見矣然新鄭江陵相次執國其間海内豪雋之上谿田竇相爲糜與谿王傅相爲出入以一切愛憎之私而隔絶天下之賢者猶絫絫也公試貳吏部爲晉山濤爲唐崔祐甫爲宋司馬君實令國家獲籍公槖中所貯以備緩亟非公之百年之事業乎僕雖衰待盡丘壑於古人所稱願朝廷用好人猶不忘眉睫也公謂然否偶蘭谿有抱相術者楊生來遊京師請公姑留帷中試之渠雖年少頗于塵埃間能

識異人故敢不恡一言也

與陳德清岷麓書

故德清吏直吾公涖縣三載雖不敢擬公然亦江南良吏也其被讒而左遷吏民共太息而冤之頃移家謁選過京忽旅亡省城蓋六月五日也僕夜來於守巡兩道席次始及聞不勝泫然兹且過哭而脫驂以賻之矣聞撫按以下僉爲投金助喪且給之以故官郵符而一切衣衾棺殮僉繇守道紀綱之然縣中吏民恐未之聞也兹特附告公倘憐同官念其嘗有德於縣之吏民也一切鄉宦舉監

生吏及民間殷富而有力者不識可發一傳帖而下諭之否僕令丹徒及按大名道時有寮一簿有屬一郡司理僉不數月而沒於官僕特呈撫按兩臺及行按屬且併給一印信簿於旅殯之側遣吏人於其助喪而過者卽登記之已而簿獲數百金而郡司理且千金公仁人長者也不審可席而施行之否

與余龔溪太守書

竊惟古之名二千石若南陽若渤海若東郡若頴川僉慷慨倜儻多大略然亦以地僻位重無他監

臨使者彈壓於其上輿夫過客者之擁傳於其下故得以孳孳撫循以溉田種樹弭盜與教各名其職大較其得以盡心民隱者什之九而以奔走供張市道交者什之一故也若今之杭一都會也地大物衆人煙輻湊者數百萬家上有中丞御史諸持節使者星錯而臨又多佳山水及宋南渡以來輦轂臺榭之遺而四方縉紳大夫之乘軺而過與吳越間冠蓋之族往往旦且暮焉故其奔走供張者且什之八九而稍得秉燭治文書聽獄訟者什之一二而已故非靜能勝躁察能勝狡幹能勝瑣

者不以及而明公下車來不朞月間而士大夫與吏民之交口而譽者蓋什伯於曩時也予間過謁明公不獲見第於明公之間過也望其貌察其氣蓋深湛醇粹皎然若氷壺盎然若穆風而於其中則又持之不激不隨不苛不弛古所稱純明君子是也故於前所云什之八九什之一二並不得以雜揉於明公之左右而得盡心以禔職頃過西湖與敬所王司寇語次明公王公所嘖嘖稱不置口抑大較與僕所見一也嗟乎明公異日之蒲秩而以治最聞於　明天子而史官所書非古之南

陽渤海而下乎家刻數十卷則僕生平好古與其
願効當世者之區區或在焉故敢獻上請教惟明
公憐而賜之麈覽焉

復蘇杏石書

僕以文章辱先司馬公之知然亦以文章爲妬口
者所讒之執政指痾而去卒不能爲國家建尺寸
以奮報知己南北之鴈久已㵎絶忽見曹遣使來
歸獲明公所移書不勝跫然喜及啓封覽之始知
先司馬公以故督學江西時或於斯人乎稍相枝
桂起睚眦輒爲招引告訐而毀其廬散其業不勝

錯愕泫然衆欷者久之已而讀至篇末則其曲直
巳原而伊人者所籍口郅都甯成之遺以快恩讐
矜聲譽今安在哉再讀碑誌及從祀歲曆諸刻而
先司馬公之勲名道德巳爛然朝野矣明公能以
仁人孝子之心發先德餙國典不可以見明公之
槩乎踴躍踴躍頊者縉兒令章丘適明公以王官
過焉鄒枚侍從之暇出賦兎園詠梁苑而見曹亦
得以通家子翺翔簪裾間知明公必爲開襟而教
之僕衰矣年且七十五天猶賜之以筋骨之强時
從杖屨娛泉石而問繇宴酣之餘以詩賦嘯歌狂

諸五湖間蓋於古原壤不能不顧影而咲也明公以爲然否

過焉鄒枚倩從之暇出賦東國詠歌而見曹亦樂乎躑躅躑躅頃者縉見令章立適明公以王宮任人孝子之心發先德修國典不可以息明公之先司馬公之勳名道德已燗然朝野矣明公能以豫聲譽今安在哉再讀碑誌及從祀歲曆諸疏而已原而伊人者所籍口郅都衛成之遺以洪恩書錯愕泫然象微者久之已而讀至篇末則其曲直